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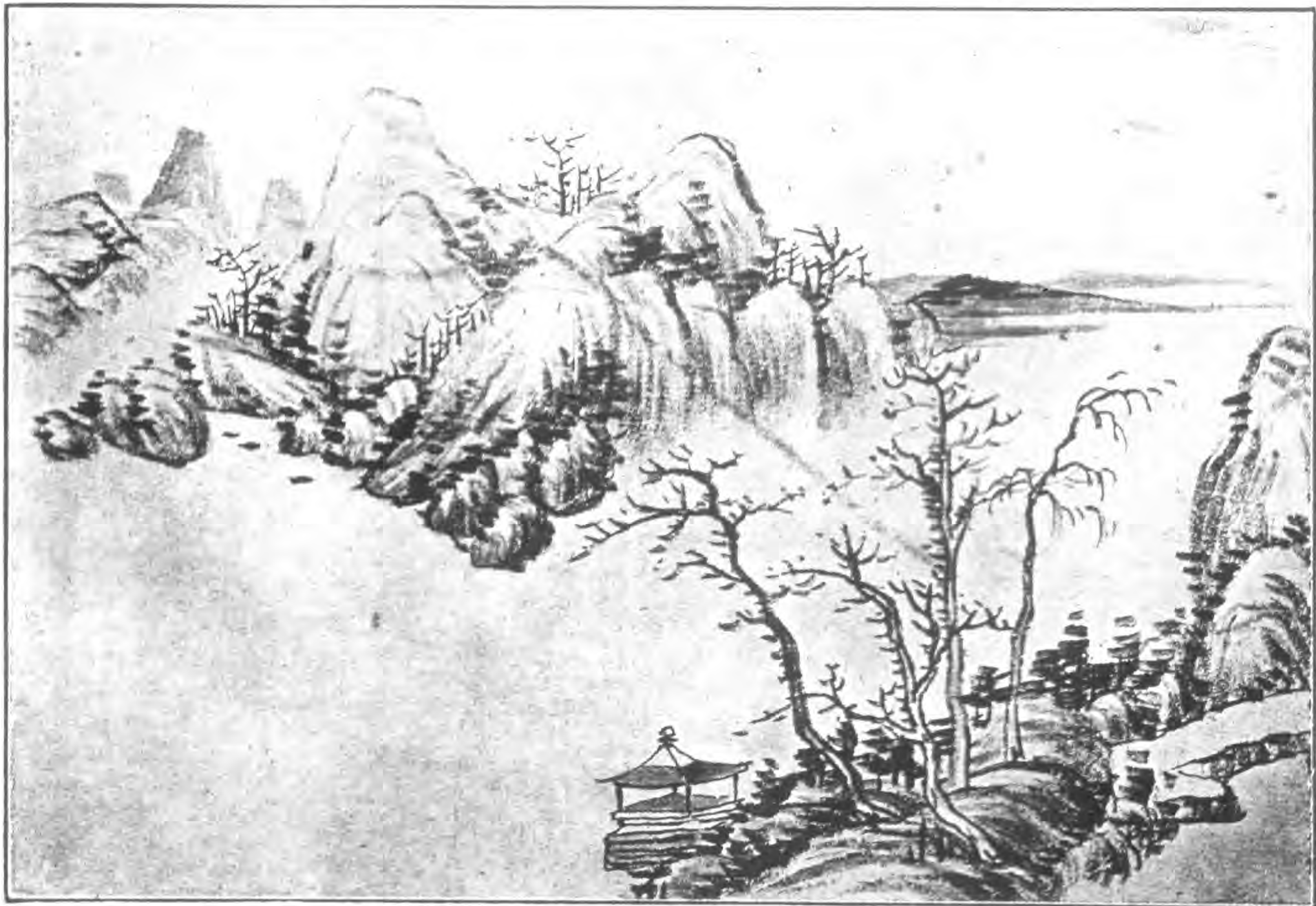
學生文藝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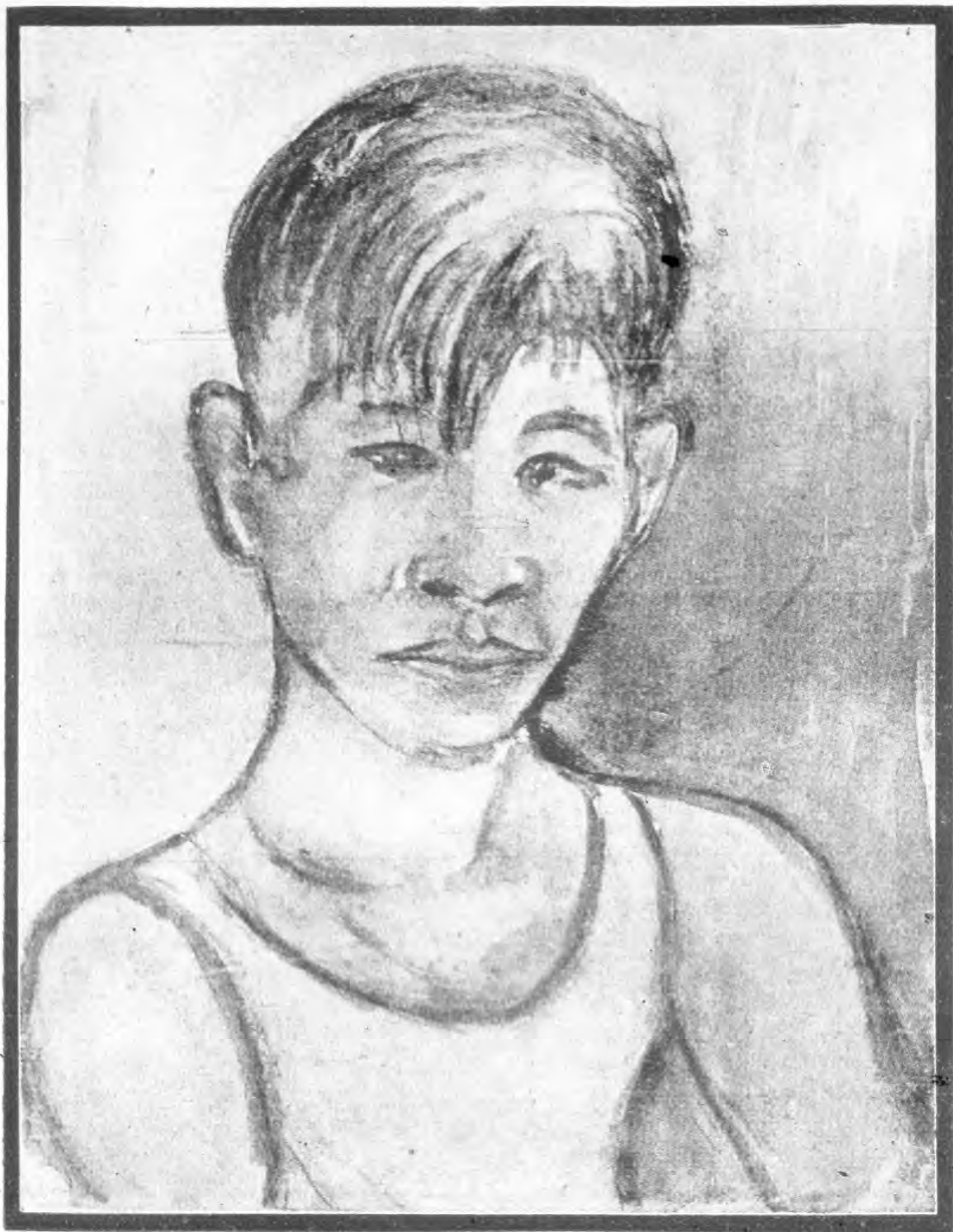
第九集 第七卷



凌善清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國畫……翎毛



孔韻芳寫於吳門碎練軒



壬申孟冬
練軒孔韻芳

孔韻芳

國畫

花卉

民國二十二年冬初南沙文虎塗

文虎



瓦江霜夜漏殘小
舟斜月過欄杆
老來一事偏地
怕寒
怕寒
南沙文虎作



趙文虎

國畫 菊

民國二十二年 重陽日
陶步丹畫于上海



陶步丹

國畫

翎毛

孫季壬



孫季壬
壬午秋
作於上海

孫季壬

國畫……山水



竹竹疎竹竹
 君其遺遺族
 獨上亭亭興
 誰同襟襟
 想更必必難
 雙宿應應持
 獨立行者之心
 動身手超超進
 者之十十面
 見其有有餘
 一公不見其
 不足於於
 似身消消
 不見規規
 厚之凍凍
 如樹石石受
 然有文之郁
 月未影自伴
 琅玕風至聲
 快委珠玉持
 操何政是依
 喜言言無此
 河曲是校校
 無之徒堂堂
 有地於於
 康深林孤竹
 桂香先生
 芳笑面世
 昔問芳於

劉敘熊

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
而後進放乎
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

爾

歲在辛未孟春

於龍城趙克昌

木 刻

者 販

孫 逢 金



R
8165
881.7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七卷
第九集
目錄

卷首

圖畫

國畫……山水

張佩文

水彩畫……寫生

和平縣立中學 林鏡秋

國畫……翎毛

孔韻芳

國畫……翎毛

孔韻芳

國畫……花卉

拚茶中學 趙文虎

國畫……花卉

趙文虎

國畫……菊

陶步丹

國畫……翎毛

孫季壬

目錄



A956343

國畫……山水……長沙明德中學 劉敘熊

木刻……金逢孫

木刻……金逢孫

書法

楷書……趙克昌

語體文

小言戰爭文學……湯坑中學 徐敬文

歸有光的文學……重慶求精中學 劉先澤

讀了「美國的婦人」以後……南京鄉村師範中學 徐立

煙燈……湯匡瀛

夢……湯匡瀛

秋意……湯匡瀛

一次漫遊……南京安徽中學 孫德孚

未發之信.....李后生

文

爾雅一書志經籍者或附孝經或廁論語或冠小學之首或殿羣經之末位置所列

各有旨歸試詳加考辨以衷一是.....謝啓明

重刊清儒學案序目序.....謝啓明

曾文正公文鈔序.....謝啓明

靜安室記.....謝啓明

論夏商周三代之石刻.....祝松伯

隨見錄.....梅縣中學 李贊和

英雄與偶像.....廣東省立四中 李鴻模

廢戰論.....劉崇

逸園記.....黃中

旅行錫蘇琴記.....無錫梁豐中學 王承綸

集九第 卷七第

語體詩

目錄

四

昨日和今日	中山大學附中大	陳升智
青年		陳升智
秋夜		菊魂
耕天		菊魂
月夜獨步		菊魂
於池濱		菊魂
夜步荒園		菊魂
春暮山居		菊魂
偶得		菊魂
戰後的城垣		菊魂
給友		菊魂
秋夜		汪蔚雲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七夕給妹渭珍	浙江省立五中	高渭濱
暮		周仲芬
戰歌		周仲芬
小詩	如皋縣立中學	石元道
小詩數首		石元道
春意		石元道
哀音	長沙育羣中學	張孝純
夢		張孝純
詩		
秋日雜感	溧陽縣立誠學學校	賀 塵
浣紗詞		賀 塵
和黔山戴夢蝶君三十述懷原韻		賀 塵
春耕		賀 塵

集九第 卷七第

目錄

六

春漁	賀 慶
重訪台泉	賀 慶
懷友	賀 慶
讀趙饒芬女士遺詩愴然賦此	賀 慶
感懷	賀 慶
癸酉暑假雜詩二十首	湖南省立五中 周策縱
秋日雜詠	兩姚共立中學 劉相詔
雁來紅	姜曉燕
算盤	姜曉燕
村居雜詩	廣東省立五中 江立華
清明野望	曾祖蔭
春日晚眺	曾祖蔭
蝴蝶風箏	曾祖蔭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郊行	曾祖蔭
春日雜詩	曾祖蔭
癸酉旅懷	曾祖蔭
江村晚眺	曾祖蔭
思友	雲南警 官學校 楊雪森
思親	楊雪森
鳳城告別	上杭 田中學 丘輝謙
悼亡姪其惇	丘輝謙
飛機過潮	丘輝謙
參觀潮州貧民教育院感賦	丘輝謙
題任立凡漁家樂圖	林巽吉
題山水圖卷	林巽吉
題虎	林巽吉

集九第 卷七第

目 錄

八

合肥雜詠	李嘯谷
秋思	朱景初
哀上海詞	劉澧仙
續哀上海詞	劉澧仙
寒食節	劉澧仙
清明節	劉澧仙
中秋對月雜感	劉澧仙
夜覆廖硯兄汝昌書附詩三首	劉漢雄
山寺	沈卓然
水亭觀奕	沈卓然
中秋	沈卓然
病榻偶成	沈卓然
題袁君瓊梅歲寒風雪圖	沈卓然

小 說

舊皮襖..... 安徽大學 石中玉

瘋子..... 鄭素明

寶山路口..... 鎮江師範 放夫

文

學

上海大東書局出版

文學的意境，文學的真味，文學的欣賞方法，文學的創作步驟，文學的認識眼光，下列各書，都能充分地指示一切，以作讀者之助。

現代名家小說代表作	老處女	第四者	死的舞蹈	絲棉被頭	夜店	出路	泡沫集	我的一生	風雨之夜	心的慘泣	秦淮河畔	平淡的事
傅東華著	白序之著	左幹臣著	吳伴雲著	錢公俠著	許德佑著	彭家煌著	汪蔚雲著	陸鴻勳譯	陳白塵著	曹雪松著	陳明中著	彭家煌著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八角	六角	六角	印刷中	五角	印刷中	五角	五角	四角	五角	五角	四角	五角

語

體

文

小言戰爭文學

徐敬文

(一) 戰爭文學的產生

文學是思想的一種表達，而思想又是生活的反映；有了某時代的生活怎樣，便產生了那樣的思想；將那樣的思想以藝術手腕表達出來，便是那時代的文學作品。

那末，生活又是怎麼產生的呢？這不能不歸根於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因為社會裏一切的制度政治等都建築在經濟條件之上，如果那時代的社會裏經濟組織起了突進的變化，於是一切的制度政治等都崩毀了，形成了一種新環境；基於這種新環境，便影響到了人們生活的改變；因了生活的改變，影響到思想上；於是製作的文學作品亦因之有異。照這樣看來，文學與那時代的社會背景是何等的緊密啊。

戰爭，歷史上告訴我們：是因了那時代的社會發生了一種裂痕而起。在人類生活上是一種不良的現象：「爭城而戰，殺人盈城；爭地而戰，殺人盈野。」匪來如梳，兵過如篦。「高樓大廈，一旦成爲邱墟；美好良田，亦因之而成荒廢。等到戰爭的結束，敗者忍氣吞聲，財產被奪，土地沉淪，勝者高歌戰功，得到大批的勝利品。於是影響到了各自環境的差異，這樣便大大地牽連到生活上的變更，思想上的分差。這是誰的使然呢？戰爭啊。於是表達思想的文學便產生了戰爭文學。我們打開文學史看看：西洋詩學的鼻祖易利亞德奧德賽不是爲了希臘人之征脫來（Troja）城而作的嗎？我國的杜甫也是因爲生在亂世，戰爭連綿，人民慘痛，淒涼萬分，所以才生了他那描寫戰爭痛苦的文學啊。

（二） 戰爭文學的流派

我們已知道戰爭文學是因了社會的背景而起，而且戰爭一事在歷史上連綿不絕的紀載着而永續下去。那末，人們對於戰爭文學取了怎樣的態度呢？大約分爲主戰文學與非戰文學。前一種是對戰爭取了一種肯定的態度，他或許與戰爭有特殊的關係

，以爲戰爭是神聖的，應該加以謳歌讚頌，表現着無限的戰爭情緒。後一種人對戰爭爭取一種否定的態度，以爲戰爭是殘酷的，非人道的，應該加以裁制的，或者因爲戰爭與己沒有什麼利益而加以反對的，表現着濃厚的非戰情緒。

現在容我們看看兩方所表現的如何不同罷。

前一種人或許是社會裏的特貴者，是一般皇帝王侯將相。在自己的國土被敵人侵略時，對於自己的地位是搖搖不定，於是他們便說：戰爭啊！爲我們祖國而戰爭啊！……戰爭是神聖的啊！戰爭是光榮的啊！一類鬼話來蒙蔽人民，使人民都來參加戰爭，而挽救其統治的厄運。在歐戰的時候，英國就是利用假慈悲的口吻向印度民衆宣傳：誘惑他起來與德國作戰，勝利後允許印度獨立。可是歐戰結束而協約國得到勝利後，印度獨立了嗎？再如帝國主義者欲伸張勢力，鞏固他的統治的根基，永續帝國的迷夢，他亦不惜力竭聲嘶地呼喊戰爭的好處，希冀一切奴隸起來與他作利益而戰爭，日本之侵略我東省就是這樣。即古代每個欲建大功的大將亦未嘗不如此。反正死的是貧苦的百姓，戰爭勝利時的戰利品和功名是歸主戰者私有的

啊！

現在的以前主戰者大概是屬於這一流。

這流人對戰爭已表現得這麼熱烈，所表現的文學當是主戰文學。

後一種人呢？這流人有些屬於人道主義者，以為人類是生性和善的動物，而驅之直赴戰場，與槍刀礮火相搏，頃刻死傷盈野，曝骨沙場，那是何等可憐！看！李華底弔古戰場裏說得多末的悲慘：「……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這不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對戰爭起了無限的厭惡嗎？在他們的眼裏以為人類都沒有值得用鎗頭瞄準胸膛射擊的必要。人性本善的，只有以慈悲的心腸柔化他，溶冶他，使他成爲一個平善的人。這樣，戰爭當然是不對的了。

社會上的那些與戰爭沒有利益關係者，對戰爭更是厭惡。在那戰爭爆發時，徵糧啦，徵兵啦，這些事又都從人民方面徵集，我們放大眼睛一看：當軍隊出發時，催糧的命令何等緊急？杜甫的石壕吏描寫兵爭時壯丁之被徵發到前方去死戰，那又是

何等的可悲？近來的歐戰，各參戰國的文人、科學家、音樂師都被鼓勵而蒙蔽着往前線工作、作戰。可是戰爭結束了，他們能得到些什麼利益呢？只有偉大的建築物崩毀，文化之區一旦成了火礫之場，滿目淒涼啊，這是他們所要求於戰爭的嗎？他們覺得是被哄了，是給人利用了，猛省地對戰爭起了無限的反感，他深恨自己的愚昧給人利用去作無謂的犧牲，於是他們心的深處滋生着反對戰爭的情緒。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就是根據着當時的需求而產生，是有史的意義的啊。

(三) 我們現在需要「主戰文學」呢還是非戰文學

從上看來，我們的情感與理智直訴與指示我們：戰爭是不對的，我們應該嚴厲的反對他；非戰是對的，我們應該極力的贊揚他。於是我們對於主戰文學當是深惡而痛絕之的；對於非戰的文學是唯恐歡迎之不及了。——但是，我們果真能這樣隨便地下決斷嗎？不，我們不能便這麼就決斷，我們應以現代的意識及需要，并以正確的立場，銳利的眼光來觀察，來批評戰爭是否與我們有利害為定啊。

誠然，戰爭是人類史上的最不祥的現象，我們能免掉他是最好不過的了。可是一

切的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及一切統治者盡力壓迫我們的時候，你向他說幾句可憐的求饒的話，他就能改爲慈祥的面孔來對待你嗎？飢餓兇惡的猛虎口裏含着的羔羊，縱是說千萬句好話也免不掉做虎的美餐啊！看罷！看罷！波特列亨利（Patrick Henry）怎樣的致訓我們，致訓我們如何離脫這虎口：

『……今欲加於吾人之身，吾人果何法以禦之乎？以正義議論禦之乎？然此乃數十年來所採用之法而卒無微效，雖舌爛筆禿，千說萬辯，非盡歸夢幻泡影中乎？欲出之於請願訴苦乎？是亦既窮其詞，已盡其辯矣！……更叩頭跪拜於英王陛下，乞對於宰相及議院稍加裁制，然無效也如故。……故今日欲跳出奴隸之火坑，欲償吾人所抱自由平等之宿志，則雖肝腦塗地亦所不辭。諸君！諸君！吾人被迫至此，不得不奮而戰也！不得不奮而戰也！……』（見波特列亨利在費拉德費所發表之演說辭）

吾人知道那時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而欲求自由尚不可得。時至今日，各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已轉入於第三期，而漸走入死亡之道了，法西斯蒂的擡頭，是

欲永續帝國主義的繁榮的。所以不惜以大砲政策盡力壓迫我們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者。你能叫他不要這樣嗎？除非叫他不要生命。在這時候，人道主義者們！你叫我們不去作那自慰的戰爭嗎？你叫我們任帝國主義者剝奪嗎？這就叫做人道嗎？人道！人道！人道云乎哉！我底被壓迫兄弟們是不迷戀你的！

就以那些以爲戰爭與我們沒有利益就反對戰爭的來說罷。我以為他們全沒有握住現實的意識，站在客觀的立場，而枉自批評戰爭的無價值。我們知道：我們中國古代之戰爭，實是爲皇帝私人而戰爭，戰爭的結果當然是與人民沒有利益的。近代的歐戰，也是各帝國主義者因分贓不均而戰爭，而不是爲多數人民的利益而戰爭，所以在戰爭結束後，人民環顧四周，滿目淒惶，衣食住行都起了莫大的恐怖。可是這個是誰使然呢？這不是「皇帝」「帝國主義者」使然嗎？爲什麼杜甫雷馬克諸人沒有看透這層而表現出非戰的情緒來？爲什麼不來刺破「皇帝」「帝國主義者」的黑幕，鼓動那些被蒙蔽着的人民起來作革命的自由戰？爲自身利益戰？現在，帝國主義及一切統治者盡力壓迫我們的現在，我們欲想翻身，還不應該起來作革命的戰爭

嗎？縱然我們反對那些與我們沒有利益的戰爭，可是這戰爭是爲着我們自己的利益的，是爲着正義的，我們還應該歌頌的！那末，在今日，這非戰的情緒是應該把他踢到太平洋海裏去啊！

這樣看起來，我們處在今日的時代，當是需要戰爭無疑了。

大家曉得：這時代已需要戰爭，那末，胎育於這時代的文學當是戰爭文學中的主戰文學。

因爲文學不僅表現人生，而且能創造人生，改造社會。所以在今日，我們需要戰爭文學：需要戰爭文學做我們攻敵的大礮，需要戰爭文學做我們革命戰線中的利器，需要戰爭文學把革命戰爭的情緒灌輸到每個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者的精靈裏，需要戰爭文學把每個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階級都鼓勵起革命戰爭的情緒。我們相信無色的火焰有燒斷鐵檻的可能，戰爭文學能給予我們作革命戰爭莫大的幫助。

(四) 怎樣才能產生偉大的革命戰爭的文學

現在我們已知道我們今日是需要戰爭文學來幫助我們革命戰爭成功的利器了。那

末，怎樣才能產生出偉大的戰爭文學作品呢？換句話說：在怎樣的原則下才能產生出偉大的戰爭文學呢？

我們都知道：「文學以情感為生命，情感為始終……」那就是：倘若文學作品是忽略了他的情感，則這種文學作品便是無靈魂的行屍。我們更知道：文學作品應為大多數的人民的食糧，而不應為少數有階級的私有品。這樣的文學才是大眾所需求的文學。基於這樣的原則，我以為要產生出偉大的革命戰爭文學當照下列的條件做去：

(一) 題材 我們要描寫革命戰爭的文學時，當然要有充分的材料。所以在今日描寫戰爭文學的文學家：你應該捉着你要描寫的材料！革命戰爭文學的題材，最宜注意的，是如何暴露為私人利益而戰爭的罪惡；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者起來作自慰的革命戰爭的神聖；如何才能打倒我們的敵人——一切的帝國主義及統治階級。換句話說：你所描寫的材料，總須大眾所需求的啊。

(二) 作者 孫俚公先生在他那篇中國文藝的前途上曾說過作者是怎樣的一個人

物：「理想將來的作者是一個身體力作的革命家，是個身心俱勞的工人，是一個深入民衆、親嘗民間種種生活滋味的實行家，是個滿含熱淚與血誠的犧牲奮鬥者！」唯其作者是個革命家、工人、實行家、滿含血淚的犧牲奮鬥者，才能深入民間，實地體察大多數民衆痛苦憤懣的心理，生起了無限的同情心，然後才能寫出他那有生命的作品來。

歸有光的文學

劉先澤

(一)

我寫這篇文章，動機並非評論歸有光的文學。我的主意有二：（1）中國舊文學裏，不乏很有價值的作品，但一般人執於古文與語體的成見，因而忽視過去了。如本文所介紹的歸有光的文學，就是一例。文學無所謂新舊，只問內容是否優劣。如果單以文字上的差異而判定作品的價值，不免陷於錯誤。所以，我們不應常抱着傳統的家派觀念。在某種情形之下，去讀一點古文，一定能發現自己所歡忻滿意的東

西。(2)歸有光的文學，是善於描寫家庭狀況的。他的作品，如先妣事略、項脊軒記、寒花葬志、思子亭記等篇，都是很著名的。如果你讀厭了當代的戀愛小說，再去讀他的作品，將感到一種清新而甜蜜的滋味。

在未介紹他的文學之先，得把他的事蹟簡略地述說一下。

歸有光，字熙甫，人家稱他爲震川先生。(他有震川別號記一篇，把別號的原由，說得很詳。)明崑山人。生於明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卒於明隆慶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年)

他九歲便能屬文。嘉靖十九年，(公元一五三九年)舉鄉試，名列第二。但往後八次會試都不利，退居安江亭上，讀書講學，凡二十餘年之久。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令，時年六十。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等，引爲南京太僕丞，修世宗實錄。翌年，卒於官。

(二)

明弘正年間。李東陽等提倡復古，何景明、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稱四大家。他們

做文章，一味擬摹秦漢，內容腐朽不堪，毫無文學的生命。歸有光看不過，力能排之。他說王世貞是「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也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這可見有光的力量了。

歸有光的文學，前人多所評論，說甚麼「得史記之文理」「雅潔」等等，但沒有具體的解釋。依我看來，歸有光的文學，有三特點：

(甲)趨於自然的

當時的文人，既然一意做古，所以做起文來，總是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歸有光很不以爲然。他做文章，趨近「白話化」。像他的先妣事略項脊軒記女二二壙志，都寫得委曲詳盡，明白清楚，婦女、小兒、村童、野老的口吻，宛然如在紙上。方苞批評他「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那知這正是歸有光的好處！試問在那時候，誰又敢做「近俚而傷於繁」的文章？章學誠氏於歸有光的文章，是不大佩服的，但在文史通義論文理篇也說：「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

泊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閔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

(乙) 富於情感的

歸有光天性純厚懇摯，對於家人朋友之間，常有一種極深摯的感情；而以這種真實的情感表現出來，也就是他文學的特色。例如他的思子亭記云：

余既懶出，雙扉緊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年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樂事也。十二年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階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草堂中。吾兒其不死耶？……

這篇前段極寫兒未死時家庭中快樂的情景，後段寫兒子已死，守家人看見他衣綠衣立在草堂中。這分明是俞老看見主人思子情深，假造鬼話，討主人的歡心。在隋

光也知人死不能復生，俞老的話雖假，但總愛聽。世間確有這種情形，在這裏深深地描出父母的癡情。

又如先妣事略云：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謂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啗不能言。

項脊軒記云：

嫗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斯。』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孀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

又云：

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見效，吾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又云：

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

凡此家庭瑣事，有許多古文家不肯寫，不敢寫，不能寫的，他無不一筆一筆寫出來；同時有極濃厚的情感，寫於其間，使讀者讀了，很受感動。此外他的野鶴軒壁記、見村樓記等，雖不是描寫家庭狀況，但寫朋友的交情，也同樣的真切。

文學本是表情的；而文學之有無生命也，即以此爲斷。但是中國的古文家，像歸有光那種將豐富的情感，摻入自己作品裏的，實在不多。即以襲承有光的文學的「桐城派」而論，他們的文章，也絕少感情。所以自宋而後，散文中能尋出第二個能和歸有光相比的作家，是不容易的。

歸有光得到文學的真諦，所以他的文學；在當時能自成一家，到現在也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丙) 善於描寫的

語體文

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而死。

我們讀了這段，可以知道歸有光描寫手腕的高妙了。「見長女能抱其妹……」數句，是不是家庭中一種實在情形？「奴不卽言……」數句，寫家人報死信的狀態，不也確肖麼？又如：

吳家橋歲致魚蟹餌餅，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先妣事略——

歸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

——先妣事略——

描寫兒童心理，維妙維肖。回憶起自己兒時的舊事，不禁失笑了。

有光描寫的手腕，是很巧妙，很經濟的。如項脊軒記，（見例）是寫他在這軒中的經歷。但他由少而長都在這軒中。這軒給與他的紀念，給與他的記憶，自然不可紀數。如果一一寫來，恐怕寫幾大冊子，也不能完。有光只採擇事實中最動人的幾方面——一面屬於母親的，一面屬於祖母的，一面屬於妻子的。——寫了出來，便成功一篇好文章了。又如蘭花葬志云：

婢初來時，曳深綠布裳，垂雙鬢。一日天寒，爇火，煮葶藶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魏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可悲也夫！

這短篇是紀念一個陪嫁丫頭的，其實也就是紀念魏孺人的，林琴南早已說過。有光對於這丫頭，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情感，也沒有什麼可供記述的事實，要使別人做此等文字，豈不困難？有光却不慌不忙的，只將他感受於寒花的「垂雙鬢曳深綠布裙」和「削葶藶」「倚几旁飯」三個印象，寫了出來，不自雕琢，而自有風味。歸有光此等文字很多，我們不憚麻煩再舉出一二。

思子亭後記云：

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言笑，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尙開，兒已辭家。

這是紀念他亡故的兒子的，有思子亭記，已見前例。他對於兒子，並不多寫，只寫他擷取茶花行過山徑的一剎那間的印象，然而這其間即寓有極深切的悲哀。

畏學亭記云：

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

順德府通判廳石記云：

……第奉行文書外，日閉戶以謝九邑之人；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懽懽自得。

要說妻子的賢惠，和善於操作，不從油柴米鹽等瑣事上敘述，只寫寒風慘慄，木葉黃落時，得酒痛飲。要說官吏政簡刑清的氣象，只寫槐花黃落，獨步空庭。論筆

墨是最空靈的筆墨，論情感是最微妙的情感。

(三)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歸有光是善於描寫家庭狀況，表現骨肉間真摯的情感；而且他的描寫的技巧很高妙，文字也明白清楚，易於了解，很足供吾人的欣賞。不過他的全集中，也有許多無聊的作品，如「壽文」「贈序」之類，因為多半是應酬品，甚至是賣錢的。就是他的論說，也沒有多大的價值，別集裏的「應制文」，更不必說了。他的不朽的作品，還是關於家庭朋友間的幾篇「小記」和「壙志」。我們固然要認識他的好的作品，同時也要認識他的不好的作品，不能一味盲目的恭維他，這點是要注意的。又本文與其說是著的，實是編的。許多意見，採自他人的著作，字句間亦有引用的處所。我所參考的有：

胡懷琛 中國文學評價第三章，

胡懷琛 歸有光文，

胡懷琛 描寫人生片斷之歸有光，

語 體 文

蘇雪林 歸有光的文學。

讀了「美國的婦人」以後

徐立

胡適之先生的「美國的婦人」，大意約略是這樣的：——美國的婦女，無論在何等境遇，無論做何種事業，無論已嫁未嫁，大概都有一個自立的心。換句話說，就是「有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她們都存着了我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應做的事業，何必去做人家的良妻賢母，才算盡我的天職，才算做我的事業呢！觀念如此，所以她們的職業，不是以母親替兒子縫衣，妻子替丈夫備飯的事情爲職業。在一九一〇年的統計，有職業的婦女，占全數五分之一以上，而且皆係稍上等的。教育一業，婦女尤多：在一九一五年的統計，全國四分之三的教員，都是婦女充當的。據此一點，便可見美國的婦女在社會上的勢力了。因此社會上常有她們的活動，如：「禁酒運動」，「婦女選舉權運動」等。在政治活動上，也有左右政黨的勢力。而於公共活動，大都屬於社會改良的一方面居多。如「貧民區

城居留地」，以及「施藥」接生」等事。所以美國的婦女，很有左右社會的勢力。我在美國住了七年，覺得美國沒有一樁大事發生，中間少得了婦人的勢力的。她們這種自立精神的養成，全靠教育。美國的教育，是男女平均的發展，男女同校。因此她們認為男女同為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都應當在社會上有謀自由獨立的天職。所以美國的人，不論男女，所做的事業毫無分別，同為社會謀幸福。美國的婦女有自立的精神，也許就是美國富強的一個主因。

關於美國婦女的情形，已如上述。我們回頭看看中國的婦女罷。真是慚愧，真是恥辱，連良妻賢母都配不上做，自立的精神更不必說了。中國婦女，向來是蟄伏於男權之下，受男子的保護。無論穿的、食的、住的，都由男子供給，她們的生活，完全攔在男子的肩上。所以她們自己毫無有一點自立的精神，沒有真正的知識與技能。古來傳下來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言，也就害了她們的終身了。更有所謂「男子治外，女子治內」之說，只要女子能終日操作，料理家務，上事翁姑，下撫子女，就名之曰「良妻賢母」，所以她們最多也不過做到良妻賢母而止。雖然這樣黑暗

的時代，已快過去；新興的曙光，正要到來；她們都覺悟了，都驚醒了，在號呼着、狂喊着「自由」「平等」「解放」。可是生活在告訴她們是依賴男子，行爲在告訴她們是不能自立。沒有知識和技能，又從何而能謀生呢？她們的解放不是在自殺她們自己嗎？所以要從男權的壓抑之下解放出來，求自由的發展，真正的平等，祇有她們培養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並非是空口說白話，所能成功的。

在這女子教育沒有普及的時候，高深的知識與技能，一時也談不到。這時婦女們至少應當有一種淺薄的知識與技能。因爲有了淺薄的知識與技能，生活才能應付過去，而且將來也正可以更進一步作爲研究發展的基礎。所以淺識薄技，實在是現在我國婦女所最需要的東西。這不但是解放運動的先決條件，同時還解決了她們解放後的生計問題。

淺識薄技，對於我國的婦女，既然如是的重要，那末就應當想幾種方法，使婦女們能有求得淺識薄技的機會。我以爲下面的三種設施，是很重要的：

(1) 廣設婦女補習學校——這種學校，是給平時未曾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補習

的，是給她們學種種的淺識與薄技的。我國未受教育的婦女很多，所以這種學校，必須廣設，以便她們就近補習。訓練的方法，與普通學校稍異，應理論與實際並重，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補習的時間，不能過於長久，最好採用道爾頓制，依學者程度的高低，可以自由伸縮，使時間格外經濟些。期滿之後，可以更進一步，進職業學校，再受特殊的訓練，使能在社會上從事生產。

(2) 廣設婦女工讀學校——這種學校，是為沒有受過教育，而因生活的壓迫，在家裏或外間作工的女子，像傭工之類而設的。因為要調劑謀生與求知習技的衝突，故有這工讀學校的創設。工讀學校的目的，便是使她們劃出一小部分的時間，來學習一些常識和技能；使才高的有發展的機會，平常的學了一點技能，在失業之時，也可有謀生的方法。

(3) 廣設婦女習藝所——此項習藝所，在各大城鎮，均可設立：招收婦女學習，不分老幼貧富，一概收容。教以應用的技藝，並附設小規模的工廠，以便實習。學習期間，並不限定；有技術足以應用的，即令其在附設之工廠作工。此為一舉兩

得之事，一面可以造就人材，一面可以振興實業。

現在女權正在發展的時候，一般的婦女，也在奔走呼號，極力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權」。婦女們如此熱心，不能不說是具有革命的精神，誠足令人欽佩，但宣傳是表面的，本身實行革命是實際的。本身實行革命是怎樣呢？就是革新自己的知識，增進自己的技能，有了真正的本領，然後服務，爲國盡勞，這都是女同胞應盡之責。假如中國的婦女，都是學識豐富，技能專長，與男子並駕齊驅，從淺識薄技，一變爲多才多能的女子，則不啻中國又增一倍人口。此不僅與生產事業有關，即於中國的強弱，亦不無影響，望女界同胞，及留心婦女教育和職業者，三致意焉。

煙燈

湯匡瀛

煙燈在我們家裏說起來的故事真多着。

我們的祖父也吃煙，父親也歡喜像玩意兒抽煙，據說從前抽煙是不禁的；所以在

現在有煙癮的人，總時要埋怨現在的法律不近人情，這不錯吧？這事情是我親眼見到過的，他們吃煙的人，要比我們吃飯更還需要。

把身子躺在榻上，側着頭嘴裏吐着一縷縷的白煙，祖父的臉孔注着我們身上，慢慢地講着故事的情景，彷彿還在眼前；雖然時間隔得這麼多，差不多祖父死得骨頭也要變灰了；但是當時的一切情形，只教略為一想完全在眼前出現。

熒熒如豆的燈光照在壁間，灰暗得像一個魔窟，祖父手弄着煙膏；啞啞地吐不出聲音的嘴吧，講着故事；因為祖父是光頂，燈光映在頭上，可以照出人影來；我們時常因此引起啞笑，有幾時終於悶不過「吃吃」地笑出聲來。

「什麼好笑，不要聽不講了。」

有時我們聽得膩煩了，正想走開去游散一回，但是不好直說，只好同聲地：「要聽的，以後不笑了。」

一直講到完，祖父把煙吃完，才問我們：「你們懂了講給我聽吧。」
到這時我們都啞口無言，那時五弟膽子大一些，總立起來照樣說：「忘記了。」

當時誰都測料至少祖父要罵幾句，可是祖父總是笑嘻嘻的搖了幾搖頭。

隨着祖父吃煙的人，就是我們爹爹。好像吃煙都是一樣的，父親吃煙也是躺在榻上，深長的啣着煙咀，許多時從鼻子裏浮出一道長白的煙霧，把父親的面孔躲藏在煙裏。

說到父親同祖父不同的地方，是父親沒有故事講給我們聽，他吃煙時只是眼睛低看着自己的鼻子；而且他還不高興我們站到他身旁去。

「小孩子到外面去玩。」

但是我們總不肯這樣就走開，偷偷地在門隙裏偷看；有幾時被父親發覺了，他故意咳嗽了一聲；於是我們像老鼠見貓的逃了開去。

那時候我的年紀算最大了，但是也只十歲左右，當然也像別個孩子一樣愛吵；我們總時常在門外合羣地引高喉嚨狂喊；但是一邊我們又害怕，總是留意看爹爹的動靜。

有時我們也時常看見媽媽低聲地勸着爹，爹的眼光兇狠地射在媽的身上，媽的臉

一些些低下去，爹的身子一偏，匆匆地走了，這樣引起我們「哈哈」地笑起來。

光陰過得真快，不費力的又十年左右了，這十年中的變遷真可驚，祖父已長眠地
下好幾年了；勸爹爹的母親也不幸死了；父親的鬚邊已有幾根白髮了，煙燈這樣東
西也快八九年沒有見到了，家境是在每况愈下中了；人事的變遷，真是不可意料。

夢

湯•匡•瀛•

夢是我的天使，只有在夢裏我有快樂的人生；真的，假使現在有一個人來問我歡
喜些什麼？那麼我的回答就是：「願給我永遠睡在夢裏。」

夢裏我擁過綺年玉貌的女子；喝過晶紅香甜的美酒；住過高大的宮殿，……總
之，在夢裏我的理想都會給我實現，這樣一句話就夠了。

假使把平生做過的夢，集了一本冊子，倒是一本洋洋大觀的「夢的故事」。

我的夢都是這樣有趣：有一次我做了大官，身邊擁了許多的衛隊，我當時怪異地
問：「你們爲什麼緊緊跟着我？」

「我們是保護你的，我們就是你的衛隊。」他們回答說：

我笑了，我不知什麼竟做了這麼大的官呢？

又有一次一個姑娘陪我吃着酒，她說是愛我的；這個姑娘生得真不錯；有美麗的臉，有深黑的髮，對於一個美女子應有的美她都完全。不知什麼一變，她忽然不見了，我當時一陣性急竟從夢裏哭醒來；我的夢都是這樣斷續，沒有連貫；但當時在夢中的滋味，是夠有趣的。

但是夢未必都是快樂；可怕的夢我也曾有過：有一次我是被一個日本人拖去殺頭；又有一次我被一個紅臉漢子推在河裏。當第二天醒來，一早就去告訴人們，人們照樣安慰着我，這是一個好夢。

三妹還是很親暱地來通知我說：「你夢裏的紅臉一定是趙匡胤。」
年來自己的環境太惡劣了，夢裏時常被幾個債主扭着衣討錢，我也曾跪在地上求他們寬恕；但是他們粗大的手，只是在我背上搥鼓；我於是悲哀地哭醒了。

大哥聽見我在夢中哭。時常起來搖着我的身子：「怎麼啦？醒醒吧！」

第二天三妹知道了，還是照樣嘲笑我說：「是不是又被那個紅臉趙匡胤推到河裏去麼？」

我當時也自己覺得好笑；其實我欠了債，也不必跪在地上求他們寬恕；他們也未必這樣過火好扭着我的衣襟；於是我又開始覺得夢裏的情形太可怕了。

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人生原是一個夢，這一切的實現就是夢境裏的幻象；我想到這些，又被悲哀與疑惑籠罩了我整個的靈感，我不能自拔於煩惱之窟；在這空幻的人生中，去找到實在，是比任何發現還要難。

但是一個人最悲哀的時候，是到了無夢可做的時候。

秋 意

湯•匡•源•

這幾天早上和晚上，有着幾陣涼風，天氣顯然有點秋意了。

早上，我一朝起身背着太陽到郊外去散步，郊外此刻還是茫茫地朦在曉霧裏，黃金般的太陽，牠的威權照不到地面，四邊沒有一些聲，曉霧裏只有晨雞喔喔地啼叫

曉風一陣陣吹在面上，身上，落葉一片片從枝頭飄下來，似乎是在警告我這是秋意了。

秋是悄悄地又光臨到人間了。

「一剎那的人生，秋意又到人間了。」默默地，默默地，這秋意引起我的疑懼，這疑懼促使我跨着大步向前走，好像我要把這起人煩惱的秋立刻走完；但是足下的殘草；因受了我的踐踏，發着「沙沙」的弱聲，由此擾亂了我的心曲，我的心又像一支針在我心上刺着一樣了。

我自語着：「秋！我的心曲被你攪碎了。」

凡事都沒有值得悲哀的；值得悲哀的，恐怕只有人的青春吧？人最多不過是一個一百年的動物，春夏秋冬，猶是不用出錢給你管帳的一個會計。

幻想，呆想，充滿了我這個薄弱的腦裏，我閉着眼不願看這個世界；因為我教少許一開眼，這充滿了秋意的郊場，就會勾起我滿肚皮的痛苦。

我捫着我這個劇烈顫抖的心回來，路上我不願再見一個認識的人；因為我怕他們會告訴我此刻是：「秋已到人間了。」

我兀坐在房裏，我以為這該是逃出秋的威權之外了，我下了簾子，我寧讓房子的空氣緊張着，對於這秋氣實在有點不敢領教。

簾外此刻悄悄地下起雨來了，細碎的雨點像輕薄兒一般從簾外鑽進來。桌上，椅上，書上，像一層薄霧覆蓋着。我立在簾前，望着外面像霧的煙雨瀾漫着空中，窗前的芭蕉，因為受了檐水的點滴，響着有節韻的聲浪。一起一伏，牠好像是一個音樂家，在奏着送葬的調子。

一忽兒雨停了，灰色的雲翳褪盡，雲際裏現出一個太陽來；照着這個灰黃色的大地。人們都笑嘻嘻的向牠歡迎；我默默地面上一絲苦笑也現不出。

這晚上我不能入睡，我的心被秋嚙傷了，窗外的月光很明，我對着月亮只是無聊，人們告訴我現在該是睡的時候了，但是我說：「我要聽今夜的秋聲。」

一次漫遊

•••
孫德孚

——六日——

這幾天，心是蕩蕩無依着，不錯，鈴是繼續地顯示莊嚴的威令——上課了，下課了。我們班上的同學，終是：夾了本書，將歡笑神氣勃勃地搬演於面部；脚老是不願向那上課的教室去；書本在我們底手裏和脅下在掙扎，牠知道再沒反抗的餘地，在我們強暴的手裏，像是已表示着被征服了。

好幾次的招集會議，生出了「南京皖中一九三三旅行團」的名詞；我們預備在明天乘七時半的車子動身。人數一共有五十多，分着五隊，每隊有分隊長一，全隊另有正副總隊長各一。

晚上我從家裏趕到學校，由分隊長給了我一個紅的綢條子，那上面是：「南京皖中一九三三旅行團。」且給我一隻別針，叫我明天把牠掛在胸前。我與同學W君在圖書館的閱報臺上把被窩打開，直是輾轉了一夜。不知旅到那兒去了，在矇矓中。

——十月七日——

一個強大的哄聲，撕破了週遭的岑靜，矇矓中的我，被牠驚醒了；喚起同臥的同

學，開始在黑暗中摸索。嘈雜的哄聲，愈來愈大，愈來愈明顯，被月光照不分明的長空底幽靜，也悄悄地被人聲鳥聲沖散了。東方清白的旭光漸漸地掛上天際。

到了車站，團體票是由於總隊預先辦好的。於是我們占了京滬車的一節，很高興地漫步跨進車內，說也奇怪，這時的腿和昨天懶進課室的腿是不同了！車子慢慢地移動了，照通常是七時半開車，這時想是七點半，是無疑的。

「這總該準於到杭州吧！」（從前旅行的先例，像曾經失敗過一次似的。）

「我教你別灰心的，怎樣？倘使昨天辭職的話，對於今天之成功，至少有點阻礙吧！」

一位同學對C總隊長這麼樣表示着勝利。

「總算我們有福，真的能去到杭州！」

又一位拿着吃得還剩半隻底香蕉的同學，勉強地動了動塞滿了香蕉肉的嘴。

車子漸漸地遠離了南京。各個嘴唇都顫動了，笑、談話、吃東西，嘴兒無片刻的休息，我心兒跳着，眼兒向窗外發呆，杭州已無形中占有每個腦海的一角，車輪旋

出一種離奇的叫喚，「一九三三」「一九三三」……車盤帶着車身，和興高彩烈的歡呼的旅行團前進；有的同學伸首窗外，有的合了眼皮，像是在要想得個美滿的夢。

忽而車子頓然黑暗了，過了半響，光明又從新鑽進車子裏來，原來剛從一個山洞穿過，是往滬必經的，這夜樣的黑，給了我不少的驚恐。

稻色黃了！鐵道兩旁一丘丘黃金色的田野裏，蹲着農人三兩，浴在陽光中，面上呈現着玫瑰似的笑。他們和她們心裏最樂的事，是：拿了刀，彎了腰，談着天，割着稻。又有一排人向我們跟前移近，後來才看清他們是正在踏着一輛水車，嘴裏還在哼着歌，很美妙自然的。

L，她佔我生命史上分外值得記憶的位置，在任何時間和空間，我早想忘了她，但她終是繫在我的思潮上，似乎比金剛石還堅固些。車子已停在常州站上了，上下的人很溷雜，在正擁着上車的人堆中，首先接觸我視線的是L底弟弟齡，不由的微笑漸漸地移上我底嘴角，她（L）的消息今天總可曉得個透澈吧，我歡狂地，縮進了伸在窗外的頭，大步地踱下車去接近我的目的，眼廉上忽的遮上了一層黑幕似的

，齡呢？不復在我眼前了。難道剛纔是在做夢嗎？！車子慢慢地移動，我無力地勉強跨上去；車兒仍然是繼續地前進，遠遠地拋開了常州，我的思索仍像在什麼一個站上，尚未跨上火車呢！

經過了幾所房屋，牆壁上橫寫着老大的紅漆的「爲自衛而戰！」「Fight for self-defence」一類沉痛的標語；下面又綴了較小點的「19A」，當滬戰時十九路軍抗敵的精神，出現在我心目中了。

通票不能乘特別快車，所以今晚不往杭州，只好在上海北站大旅社住下，晚飯後我與W君到南京路、四馬路、黃浦灘……作一個巡禮；不但所走的路不知其名，腿兒也莫名其妙的在開着步，在三四個鐘點內乘電車七八次，當我們想回旅社的時候，馬路上往來的人早稀少了；但我們始終不知向那裏走才回北站，於是就在一電車站等六路車子回去，因爲在北站出發坐的是六路；等了一刻鐘的工夫，車還沒有來，「走，不要等電車吧，時候不早了！」W君突如其來地說。我無意地回頭一看，一所高而大的房子，有個牌子掛在門口：「北站大旅社」。我不由驚喜交集，這

裏北站?!萬幸，沒有摸迷了路!

後來在牀上睡了好久，想來，心還在卜卜地跳。

——八日——

乘了七點鐘的滬甬的車子，離開這我們不願久留的申埠。下午二時的光景，一帶矮小而破爛的城牆在鐵道右面慢慢地轉着；不一會兒到了杭州，大家在站上照了張像後，就叫了五十餘輛人力車，銜接地向着西子湖邊進行了。車子連串得活似條長龍樣蜿蜒地動着，「龍頭，快點！」後面的車夫這樣地催着在前的車夫，兩邊許多生的面孔，一個個排列在道旁和店口，傻傻地向着我們；假如車子稍微拉慢點，他（她）們定會對我們發出疑問的口氣：「你們到底是幹啥事體?……」

西子已展開臉向我們笑了，車子把我們送到湖濱杭州旅社，……五點鐘的當口，我出了旅館，開始和湖濱公園相識。

對對紅男綠女卿卿我我地蹣跚在軟氈似的短草上，我很留意的從他們身旁走過，他們卻毫不關心，大約他們的心靈已擯棄了他們底體膚，與湖波去相戲了。

脚走得格外地起勁，大約在飛啦。白沙堤上，拂拂的晚風，由我的身旁髮際溜過，我感到我體重減輕十多磅了，我緊緊沿着水邊走去，影兒卻在水裏與我同行，心和小艇一般地在波上彷徨了。

過了兩個橋，就到平湖秋月，又到孤山買木魚、小籃子、小劍、天竺筷，兩毫錢一根的手杖也買了五六根，七點多鐘，我依舊吸着新鮮的空氣，踏着了死也走不厭的路——湖濱。

博覽會紀念橋上小坐，嘴裏哼出「小桃紅」「舞伴之歌」「Dream Love」……；微風和水波在那兒代我奏着樂器，眼前湖岸上遙遙的燈光，作半圓形的花園似的圍着我，天空上閃閃的小星瞪瞪地窺着我，誘得我心靈想飛。

旅社十五號房間內未睡着的我，回想先前浸滯在湖上的情景，在被窩裏翻了倦意底身，悠悠的走入夢裏。

——玩水的九號——

嗒、嗒、嗒……我下樓了，神氣十足的司的克(Slick)是不離手的；其實這並

不是我們團體要出風頭，只要你在旅社窗口伸首對湖濱各處一望，可說沒一個遊人不拖枝手杖，何況我們是新到，聽傳說初到若買了枝（Stick），是很吉利的象徵呢！並且遊山爬路還用得着。

一個討厭的舟子，老是跟着我們（第二分隊）後面，催着我們雇他的船，最後講定了一元大洋六角小洋一天的船資登了船，我在船兒上，感到是在雲霧裏。

清新適人的空氣，詩意誘人的湖山；是安舒，是擾悶，我毫不能加以再較強的體會；感覺和神經，已被一種說不出的「力」所淨化了。

三潭印月是先去的：內外皆水，並有石橋宛轉，中矗一小山，進有三潭印月。後乘艇轉向瀟園：（白雲庵）內有月下老人的塑像。最可笑的是她面前的一副對子：「繫繩早證同心結，」攀桂都成連理枝。「刻在兩條木板上，在右邊這條板上，不知被那個天才的詩人寫了兩行鉛筆字：「月下何多情，婚姻先從戀愛起；老人果撮合，小生不致擁孤衾。」頗引人發笑。復乘舟前進，登岸入淨慈禪寺，運木古井在內，井上的房子，不幸前幾天在紅火白煙中飛去了，經高莊，到劉莊：此莊背山面

水，樹高竹肥，道旁屏植桂樹，香氣壓人，觸鼻欲醉，房舍整潔，古器異石，陳設甚夥，堂左有半園池，荷葉亭立，……幽靜異常。再刺舟過壓隄橋，經望山橋，肚子在叫餓，在湖濱登岸了。鑽進了一家飯店，等了一個鐘點也未吃到飯；說他生意好，倒不如說跑堂的看不起我們，的確，我們頂多不過吃他十塊錢生意吧！所以堂倌總是不斷地在坐在我們旁邊的闊老們面前周旋，一直到較我們後進館子的闊老們，一起一起吃完走了，我們還空着肚子等，最後我們各人的怒火完全爆發起來，我們又怒又餓的離開這館子，館子老板還望我發了幾句輕蔑的話。舟子已在這館子內吃過了飯，叫我們代他付飯錢，可巧我們吃了一肚子的氣，只得望舟子發洩；舟子的臉急得通紅，說：「先生，你們雇一天的船，所以午飯資應你們代付，這是坐船的規則。」我們也很有理由，因為雇船時，預先申明過的：「什麼小帳、酒錢和飯錢，都在船錢內的。」頭髮半白的舟子，又發誓又可憐，我們就依照他的意見了，可是這舟子的確很忠實，忠實的分量與飯店老板的狡猾相等。

西泠印社和中央公園都去了；到博覽會紀念塔一登岸，再乘舟由湖心亭灣到杏花

村菜館吃中飯，時間已三點鐘了。接着，我們又拜訪岳王廟、蘇小小墓、武松墓、歐陽文忠公墓、裏湖南岸的蘇曼殊墓，……在孤山的頂上，有佛主廟，大殿上掛滿黑漆的方牌子，每個上面都寫着金色的「心」字，在現代新潮流之下講起，若寫了或畫了個「心」，無疑的是指着愛與情了。但這絕不是的。

掛在山尖上的半個日頭，撒着金黃的陽光，秀美的山峯，披了層輕輕的薄紗，上面嵌着一片紅綾似的雲霞。尋着歸程的我們這時登了岸，我轉回頭瞥了湖波一眼。晚間，到國貨商場買了點藕粉，且買了條馬鞭子；回來，路不大熟，還問了崗位一句：「湖濱在那裏？」

——十月十日（雙十節）——

吃了頓早飯，乘着長途汽車往靈隱去。靈隱附近有聽水山洞，洞頂有一線陽光下射，叫一線天。我們進了雲林禪寺，見着大雄寶殿內許多和尚跪在那兒正念着晨經，天井前有幾個天真的孩子在舞着，尖銳的小歌喉很高興地唱着黨歌：「三民主義……民國……」與無精打彩底「阿彌陀佛……」確好相映；其中幾個和尚嘴

哼着，眼睛不住地瞟了那小孩子們幾眼，表示他的憎惡；但這些天真爛漫的孩子仍舊是很高興的唱着，一些也不覺得。

出了靈隱的後門，就往山上爬去，在山腰中底韜光寺息了一會，繼續地撐着手杖，抱着城下的衣服和攜來的麵包，灣了腰望上走；心志非常的堅決，不顧腿兒的吃苦，在山腰中休息了好多次，終究給我爬到山頂了，一個紅匾橫在廟門上，題着：「北高峯靈順廟」六個字。我順着廟又獨自一人走向梅仁峯，嶺上草深得怕人，未到目的地，我就折回了。

一所白粉牆的房子，門旁大書特書着：「方便此進」「方便在內」。好奇的我一頭鑽進去，感到一點臭味，原來是廁所；可巧有個人在那裏辦公，我只得故意地就此在那裏方便了一下，出來了。

吃了七八隻香蕉，下山；「你猜這山底高度，共有多少層石級？」W君突然向我發出一個問題。「千餘層！」我毫不加思索地回答他；恰巧此時有一對情人從山下向上走來，那女的向我撒了一眼，接着臉兒又向着她底情人現出一種滑稽的笑，「

這人（指我）真呆！數了千餘層，真會發呆勁！」從她底笑容上很清楚地告訴了她的情人（他），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又故意地繼續着我的話語，分外的表示着我使人可怕的呆。

由東嶽大路下山後，穿過蝙蝠洞和老虎洞至三天竺，道旁多竹，乞丐甚夥；過上天竺里許，登棋盤山，在竹上刻個名子，我們在山尖上躺了一刻，西湖的全景，錢塘江的波濤，一一地送到眼簾；雄壯的，堅固的山峯在週圍恫嚇着我，但我拼命的鼓着勇氣，終於被我戰勝，在山峯上現出我底偉大。

山尖的漫步，像駕了飛機似的感着愉快，迅速；尤其是下山，我們一口氣跑下了棋盤山的南麓。

這時才十二點鐘，九溪十八澗和龍井都去過了，已走了五十多里路，精神仍然是興奮，脚是跨着大步走，口裏是嚼着大塊的麵包。不一會越過茅家埠通利橋等處，兩隻腿始稍稍感到疲乏，這時手杖也變成我底一隻腿了。

繞了個很大的圈，又折回走到來路；入棲霞勝蹟，爬上坡道，抵洞天福地，入紫

雲洞，有石梯可下，再深進，曲折傾斜，若幽室三間，最後一間，上有陽光下漏，的確可稱為世外桃源，就是最摩登的青年男女們見了，也想去「修心養性」！

我底腿漸漸地捱近了保叔塔，雷峯塔也悄悄地送進我底腦海，口裏不由自主地吐出了這兩句：「嘆，南山雷峯無跡，慶，北嶺保叔猶存。」這時，腿兒的主張和我的意志是絕對相反了，戀戀不捨的心意終於被疲倦的腿戰敗，把我的身子似俘虜般地擒到旅社裏去了。

水和山都遊玩過了，明天參觀，是在杭州的末一天了，不能再想了，心兒已開始在戰慄。

——十一日——

清晨起來，感到臀部有點痛，腿兒是不願再走長路了，右邊底一個鼻孔也流出血來了。我痛恨我身子是這樣虛弱！

吃了早餐，買了三張西湖照片。剛回到旅館，又整隊出發，去參觀浙江省立圖書館；同時，在圖書館前面拍了一張團體像。九時又往浙江大學工學院參觀：金工、

紡織、染色、木工、……等處，規模宏大，應有盡有；使我連想到京都的一切，較起來，也可說有「天壤之別」吧！

累得很，十一時光景我叫了輛人力車把我送回湖濱；誰知在九時的當兒，有一家錢莊被搶，所以在途中遇見幾個警察拿了槍向我們搜查，來勢洶洶，嚇得車夫把車子擺下，停了不少時候，我真恨不得揮警察兩拳，「他們這樣的認真他們底職務，難得！」這種思想忽的克服了我欲伸的手。

下午，我躺在湖濱公園的草地上，陽光不住地向我曬來，但被一棵樹隔住了。濃情的水，秀美的山，酣睡在我瞳孔中好久，在忘我的境界裏掙扎回來的我，嘴仍是動着吃多角的青菱。

晚飯後，老是不肯把西子放下，悄悄地出了旅社向湖濱移着步。

遙遙的對岸，閃着明滅的燈火，活潑地小眼似的躍着，動着；較近較明的，卻把自身底麗影，幽幽地投在湖裏，波兒像音樂似的催着她舞動了苗條的身軀；在碧暗的波光裏，更顯得她之美麗；皎潔的月芽佩飾在少女底青絲髮般的長空上，在說不

出那樣可愛的幽暗中，眼力卻分不出水、山、天底顯然界線了。

在我幾十分鐘的散步後，坐在道旁的一張長椅上，一陣陣的芳香從涼風裏吹來，是花香呢？還是肉香呢？使我起了一種神祕的感印，我體會不出是安適或擾悶。我月夜到湖濱的野心，本想把整個的大自然的甜和美吞盡，啊，那知倒反被她（香）所溶解囉。不願意而終於自願地回到旅社來，溫和被窩中的我，回想先前底境界，稍稍地感到：清醒的空氣裏，像是還醞含着少女的熱情。

——十二日——

昨晚分隊長會議，議定今晨返滬，五點半的當兒，大家都在各個房間裏噪起來了。矇矓的曉霧中，W君給我拍了一張像，在湖畔的陳英士烈士紀念碑下。六時的當口，我們都上了昨晚所叫好的汽車，一陣噹噹的汽笛，大家底身子被震了一下，兩輛汽車開始箭一般地飛馳；在各個人的嘴裏不約而同地哼出些悅耳（許是刺心）的歌調：「別矣，杭州！」「別矣，杭州！」在我，卻不由自主的流出淚水。又好似同學在故意的監視我，我始終不敢把頭擡起或把眼皮睜起；沒心意的我，更沒點勇

氣把頭擡起看看這西子湖邊的晨光。「別了！別了！姑娘，我魂銷！黯然魂銷！我不是薄倖啊！我無奈，我不由自主地被造化牽着，熱辣辣離開你的胸膛。姑娘，你這可人的胸膛！」我默默地沈想。

在你無意之中，時間終是飛得那般迅速的。

七點多了，滬杭甬火車由急而緩的停在月台內，「*Here*」這節車被我們通統佔了。五十人在一節車內，能睡能躺，就是臥車也抵不上這樣舒適。

杭州慢慢地遠了。我無精打彩的躺在車廂裏，被嚙嚙的車聲像催眠歌似的把我催眠了。

車頭驟然底氣笛聲把我振醒，月台上的一個報告地名的牌子，上面寫着「斜橋」兩字，這牌子打窗口慢慢向後移去；爭先恐後的旅客湧潮般的下車上車，還有的手抓着車門口的鐵梗，一脚已踏上車門，眼光專一地向着車內，像是對下車的人說：「你們快些下車，我還要上車呢，車快開了！」可是我們這節車，始終未使一個人上來。

車子繼續地在蜿蜒的長軌上爬着前進，像是走得很慢，時間也這樣地綿延着，我開始在急悶。

不約而同地大家站起來伸一個懶腰，理了理衣服，摸一摸行李；一會兒，「斯……時……死……」車頭這樣地嘆出不能再向前掙扎底放氣聲，接着輪盤也不轉了，上海北站早在眼前出現。

我們決定是仍舊住在北站大旅社，第二分隊被派在三層樓上窗口向西的一個房間內；且用書面命令似的把我派在牀上睡，不像前日在該旅社時睡在地板上，時遷運來，可謂大轉前機。

午飯以後，我一人也不知到那兒去好，只得依着一條直路走，筆直的走去，怕的又是迷了路。路旁有幾處頽垣殘壁，一看就可知道這裏曾發生過驚人的戰爭，雖時日已經過一年，但敵人的野心絲絲地毫不模糊地表現着。

世界第六大城市的上海，如和首都比較，看起來「錢底魔力」來得分外地可怕，所以我想去的地方完全沒去；只是在馬路邊上嗅飽汽車油的味道，天一黑，我就鑽

進旅社，在桌旁坐坐，牀上躺躺，十時不到就在牀上合了眼皮，心門慢慢兒關了。

——十三日——

清晨起來，洗了臉，刷了牙，跑到小館子內吃了點包子，獨自一人在馬路上亂走。無意中走到跑馬場，還有許多人騎了馬正在那兒跑。走的路雖不少，路名卻弄不清楚，總之是非常熱鬧。來往的人，你東我西地讓着，擁着；連續不斷的汽車電車……猛虎似的吼着，飛着；長的鬚，紅的頭，高而肥大的印第安人在那兒當做一架舉手的機器；再除了路心幾根電桿及道旁幾座洋房外，叫我說不出什麼來，各色各樣耀得我眼睛欲眩了。

雖是比首都繁華熱鬧，但無處不表現着肉與銅底氣息；在萬般交感中的我，腿兒甘願向了來路返走，從新回到北站大旅社四十九號房間內一張鐵牀上無聊地躺着。先施永安電梯底一上一下，大世界裏的五花八門，舞場裏底烈火似的媚態，一一地活現在我晚餐的羹湯碗內，不由自主的匙兒次次送到我的嘴邊，不知不覺地肚子已不能再容一粒米下去了。

十點鐘吧？同學還未回來，桌旁的我記着日記，只有W君在牀已睡着了。忽然來了兩個美國巡捕，在房間內嚴密地查了一回，呆了半天的我，忽的詫異地站起來，大約他們以為我在要動他的手，一個馬上撲過來摸了摸我的身上，我穿的是很薄的短衫，他還怕我帶了兇器或其他違禁品，而一摸再摸，終於什麼都沒查着，W君蓋的被氈也揭開查過，還好，牀後面的便桶還未給他們揭開。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硬！」……：……：「你從什麼地方來的？」話帶點北平音，像曾在中國幾十年的樣子。

「Nanking!……：……：An Hwa Middle School」激怒的口氣支持着我。

他倆個出了房門，其中一個說：「An Hwa Middel School boys!」

我聽了這話，「All Right」激怒復又轉動了我的舌尖，構成這強的聲音，深深地刺入他們在門外的談話裏。

「爲什麼用得着他們（美捕）來查我們?!」——「這北站是美界!」——「何以有着這麼個租界?!」——「戰敗時條約的簽定!」——「何以……：……：?!」——「爲

什麼……?!」綿綿的思潮，終不能給我個圓滿的答覆。

十一點鐘就睡了。夜半一點多鐘同學回來的聲音把我吵醒，我想不出一點方法來，再入夢鄉，雙日節的某種週刊在我面前也展了好幾頁，無慶可祝的雙十節又給予我一些感觸，「明天，返矣！」這樣的疑問和驚嘆號也不斷地來擊着我底腦海，……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我才需要着睡而重復入夢了。

——十四日——

五點三十五分鐘了，醒了就爬到窗口向外望，有節奏的馬蹄聲，得！得！得！這更顯得馬路是異常的沉寂，高入雲表的樓房尖頂，立在朦朧的朝霧中呻吟，一切都帶着疲乏的氣象，就是我們底臉上尋不出一些快樂的態度；這或許是倦遊歸去的一種感到空虛的心理吧！（？）

北站的空氣，漸漸緊張了，七點鐘開車的鈴響了，我懶洋洋地鑽進了牢籠似的車內，任牠載向那我能料想到底另一個空氣惡濁的城市。

一站站在眼前閃過，下午四點四十七分時到了下關；在上海買了幾件心愛的東西

，所以經濟大起恐慌，今晨到現在只吃頓早飯，（吃的一個價值十枚的麵包。）午刻措了W君底半個麵包油；（定價五枚，暫欠。）在上海動身時，我身上統共只有十一枚銅子，所以現在還有一個，在下關上馬車，一個乞丐伸着手站在我底面前時，最後的一個銅板也不屬於我了。

吃了一路的灰塵，「皖中」終於現出於我們的臉前，「別來無恙！」不由自主地我動了動嘴。

晚飯錢，洗澡錢，都是同學代我給的，在京的朋友說我較前消瘦了些，呵，是的！遨遊固然能給我快活，但，快活有時也能把我消瘦。

未發之信

李•后•生•

三妹愛鑒：

三妹妹，我現在祇有默默地淌淚，當每在四周無人的最寂靜的時候，我便自己也不覺的想到你，想到了你時，別的不會表現出來，祇有慢慢的低下我怕人看見的面

龐，酸軟底空氣浸染了我的這樣底一個人，我呢？我說不出一句話，我的心兒像垂子似的只會往下沉去！我拍着脚，也想眠倒地地下作小蚯蚓被人發掘於地面樣的翻筋斗、豎蜻蜓；然而於事實是沒有那麼的，因為我更怕人笑我是瘋子，我祇好鎮壓着吧！到死時也都鎮壓着自己！妹妹。

不過你接到這封信時或許會奇怪吧？你從前對我怎樣的好呵！而我呢？唉，我確是不知興趣的蠢物，把你的聰明也都塗污了！妹妹，我是最笨的笨人，連什麼也不懂得。我現在也很記得的，分明是那麼一會事：

這天天氣很好，比起往天來却要熱得多，因此你就把冬天穿厭了的衣服換去，將衣服，將好看的衣服，綠綠的上衣，黑青色的小裙子穿上，同時我看見你的頭與面龐也已修飾過，多少新添了衣服的對映和你本有的美色便更可愛了；老實說，我是非常的愛你；在那個時候的你，怕也很知道吧？是你正從裏房走到客廳裏來的那時，在不可言說的時光裏，便叫客廳裏的衆人都注意到你；啊，你那時真同戲館裏的最出色的人物一樣，你也是人間的仙子！妹妹，我也何嘗不光榮呢？在別人也曉得

我同你已在過去中結爲哥哥與妹妹了！

客廳外放了一架花棚，花棚上有許多小果樹，開着花的也有，結着苞的也有，把牠們的植物世界的各自榮盛的生活美也都顯示出來；再上面便是一方天空，天空中也有白雲，日光充溢空際，熱氣初發，誰也會覺得春已來了，這氣候也似乎在調劑春的情絲，預備來纏情侶的一顆心，我們都感到吧。那時在客廳中有我的哥哥，以及U先生，Y君、C君、H君、G女士，更有P君立於對客廳的第二門的門限上；我也很知道的，其中除了U先生、G女士、Y君以外，都是對你有惡意的，對他們，他們雖不敢明白反對，但是有意要作破壞我們的心意，怕是實在的吧！哦，我真不懂，他們的心意究屬如何？是這們的妒嫉，是這們的惡劣，是這們在想把人家的愛的花園破壞？……

你那時忽嫣然向我一笑，呵，這一笑，似乎存在於我永遠的將來也不會忘記吧！妹妹，我恨我沒有能力把你的笑翻譯到文字上來，我真恨文字之死板，祇好用於科學的述意，而不能把人間最偉大的靈性也表現出來。

你對我一笑之後，就慢慢地走到花窗的左旁立下。

我呢？我這時正好立在花窗的右旁，這樣不是嗎？我們已似楹聯般站在相對的地位了！可是這在當時的你一定意識到，我却不知，我現在才算懂得，這是有暗示性的一會，是不？

別人都各自在想心事般的，唯站在二門上的P君他却丟過眼色來，一面却叫C和H兩人都留意似的，其實也是他想破壞我們的第一種動作。而你那時已經對我表現出一種最偉大的，最真實的愛之神聖，那時你左手托在腰間，右手托了頭，灣了腰，側了頭，微笑着瞧我，斜睨的瞧我；呀，我真戰抖不定了；我不知道是怕懼他人，還是含羞；我不知是歡欣還是吃驚，……啊，不可言說的呀！是昨日的夢境！是的，我們的昨日，如今已成爲夢境！……妹妹！

『咳！……』這個聲音從C君的口內喊出，彷彿是咳嗽。

這可引起了多少的人們注意！但他們幸而也不以爲事，我們的事情就是我的哥哥也何會不曉得？而於當時的我，已經失去主裁似的，覺得飄搖起來，我舉眼一看，

P的面部，似乎在嘲笑我，C也似乎在詛咒我，妒嫉我，我真不安之至，但有什麼辦法呢？我祇好低下頭去，假作不理你的樣子。

妹妹，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女子，你能在這樣的環境中愛我，大膽地表示你的心腸，這種精神是我所最佩服的！妹妹，我想此後不再叫你妹妹了，因為我太笨，笨得可憐！我和你雖是同年的，而你真要比我聰明十來倍，我與你一比，便什麼也不足言了！我那時，不但不能諒解你，竟使你到處感着失望。現在我知道你這們動作顯然地在大眾面前示威，無非要使他們曉得而已，失敗者的恥辱可以掛上他們的臉，從此我們便為戰勝環境的將士了，去過我們完全自由的生活；然而我不懂，竟使你失敗！我明明知道你的眼光中含有這樣的話語：

——噯，我愛你的心情，你可知道了？我希望我們將來做一對快樂的夫婦，我想我們都有資格的，決不會成理想。

後來你好似已經沉淪於我倆自己的心底裏了，你好似在畫油畫或寫照般的，把我的聲音笑貌，整個地溶化於你心中。

——你不要去理他們，他們這些最下流的行動是不值得我們去交涉的！不要去理他們，看他們怎樣，我會不客氣的向着你的哥哥告白，非叫他們吃虧不可！你的哥哥近來也很諒解我們的，沒有事！任他們咳嗽到死去也好！……你放大膽！……但是我終於不敢，不敢！唉，這個不敢，豈知又傷了你的心！

總之，我們完全是自然的結合，却被他們暗搗鬼搗壞了！

至於你買糕給我吃，以及叫我談話兩事，我沒完全領你的情，我現在還在認錯，還在懊悔；是的，在我們未能十分接近之先，你想出這種交際的事來和我親暱，一定費過不少思量的，思量定了，才對我發出要求的；結果我沒有承情，這叫你多少難受呵！妹妹，其實我當時並非不肯或不從你的意思，總之可分二點說：一、我真有些胃病，胃裏不能容納糕餅；二、我那時年紀輕，不懂你的意思；所以把事情弄壞了的！妹妹，這完全是真話，我是一個很笨的人，沒有像你樣的伶俐而且聰明呵！在現在，我恨到無際！倘若你不信我的話，請你遠寄一紙來，叫我某日某時剖心給你看吧！我不是說瞎話，若你不信的話，就請一揮你的芳墨。

你還我的飛絮一冊，我因無心再見牠的面目，已轉送朋友了，使朋友爲我保存着悲哀的結晶；在茫茫的人世間，我真可算一個不懂情知趣的笨男子了！唉，妹妹！你爲什麼不在那時直接而且簡單地說呢？『呆子，我在愛你！』那末好叫我知道，以及各方面去提防。如今已把這個當做恨的歷史了，但是歷史於我們有什麼答應？！

唉，妹妹，我真笨！我沒有資格叫你妹妹！叫出來我也很自愧的。

有一天下午，我和你祇兩人在客廳中，你或許也是有意伴我的吧？你同我談話，我却很淡很淡的回答幾句，使你滿抱熱情的心兒，無從訴出。時光已近夏天，太陽發散給我們許多溫暖，我彷彿像睡在媽媽的懷裏一樣，說不完的昏沉，這時真好吓，少年的夢，春之愛情，一生唯一的，理想中的生涯底神祕，怕都是有心人能夠諒解吧！可是我即刻告你，我要彈琴了，而放在花窗上的一張月琴，却沒有弦線，你便轉身到俱樂部去拿弦線去了。

一會過後，你低了頭拿着回來，你同我說，你能把月琴的聲音和得很好很好的；再後來，我問你能夠彈的嗎？你說彈是會彈的，不過彈得不十分好；在當時的我，

真認爲真的了，立刻就感到沒趣起來。唉，妹妹！現在我曉得了！你是客氣的說着，而且我更曉得，你的技術比我好得多。

從外方傳來一陣飛機也似的聲音，我於此却引起好奇；是的，我真淺薄得可憐，妹妹，你從前說我也還聰明，現在我大加懷疑了。我便跑出去瞧個究竟是什麼東西，但是一到外面連什麼也沒有。

江水潺潺的流着，一直流過了一條紅欄干的鐵橋，那裏有一個醫院，院裏有一個花園，園中有茅亭一座，亭外芙蓉垂柳相蔽，門前有二株黃楊，再過去便是葡萄棚，棚後爲一所美麗的洋房，真的，那兒的風景好極了！若有戀人長住於此，不是再美妙也沒有了嗎？那兒真是戀愛之河畔！我便慢慢地走入這個茅亭中，坐下了，忽想起我們學校中學生會的一番瑣事。

忽然有一聲咳嗽聲從洋房處傳來，當我看時，原來不是別人，却是你；妹妹，我知道你當時的心意，你一定在怨我的不知趣，你很好的在爲我理弦，我却跑了！好不知人事！可是當時的你，並不會向我說什麼，我祇當你是個沒有那麼心思的人。

妹妹，我總不相信，人們都在那樣的事件中發生誤會的？！其實我也相信，必定會發生誤會的。妹妹，以上的事，我都承認是我錯的，我向你低了頭表示懺悔吧。

唉，誤會，誤會，人事終於天天都在誤會中的，由他去罷！但是，妹妹，這個事情我却非叫你明白不可！

所謂我的婚事，都是別人造的謠，我曉得造謠的就是C君。C這個人想你是很明白的吧？他對你確是懷着「愛」的，不過他的人格並不高尚；我可以說，我把他的人格分析起來，就會使你明白。

第一點是我由Y君和X君處聽到的議論為憑據的。

第二點是他對你於當面時動作為證據。

第三點是他對我所下的手段為證據的。

在你初到方橋時，X君已有閒話告訴我了，說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兒，以及H、C等都對你怎樣，我約略已經知道了；後來我來醫院時，在一天下棋的一刻，也就是我們認兄妹的第一天裏，他不是向你的下頷處用手指一擡嗎？這舉動卑鄙極了，

若是愛的表示唯限於如此的輕薄，也就不必說了！而當時的你就反着臉說：

『你再這樣，我去報告胡院長了！……！』然而你還是和藹的；我要說一個人對於不愛的人是什麼也都不接受的，接受了便是恥辱，這可不是我的酸話！像他這樣舉動自然是可笑的，可惡的，你還這們客氣的說他，自然的要算大量了。

第三點也很易解釋的，有一天我自家鄉赴N埠去的輪船上遇見了他，他便向我作道歉的說：『我委實不是那麼說的，這都是誤解的事，你想我怎麼對你在背地說那不好聽的話呵！是不是？……』等過了一會他又說：『復初是已經許給人家用了，五房裏呢？在下半年或許會結婚，她現在在做結婚的枕兒呢。』咳，這句話就大害了你我，我在當時也很相信他的；因此我在無形中把你冷落下去了。然而這是他的手，決非真事！後來我也有了證據，現在我也更有證據，（是你們同一大門內的友人說的。）可是「當」已早上過了。他是畏我如虎的，在當面或以實力的鬥爭是絕對的不敢，只能於暗中搗鬼而已；這在一面可說是他的愛你，在一面可不是了！他在破壞我們，害你於煩惱。

再說在院內倡言我已有愛人蓉姑娘等事，以及結婚一項都是含血噴人的！蓉到現在你怕還認定是我的女友吧？錯了！蓉是我的男朋友；呀，對了！若是你已經看到我們犯案於政治的報紙，請不要誤解呵！蓉和我同案子的，但蓉即曉，你可也曾經看到了，倘女人的名字我想不會有「曉」字那麼的男性吧？我同蓉完全是朋友的關係，請你相信吧。哥哥的話也屬於猜度的，字體沒有什麼可決定，天下字體寫得再軟弱的男子也還多着，口氣、文句那也不足多疑的，總之他是男子，C說的也完全是假話。

陳女士的事體想你比我還知道詳細吧？因為我那時在學校中，你却在哥哥的身旁，不是嗎？陳女士的爸爸你也看見過的，他們的商議，你也聽見過的，是吧？至於我的意思，那是可以不必說的！我往前常常同你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們不應該服從的，至於結婚非經過戀愛時期不可的；經過了，大家覺得是可愛的，可戀的，那末再結婚才對哩！陳女士的條件雖然限到最低微的程度，然而我還是沒有答應過，這事在後來的你怕也已經知道了吧？——我沒有帶她到H市去讀書，也沒有

向她的父親談話過，更沒有和她通信過。

旁的婚事，做媒的雖是多，然而我一方也沒有承認過，無論那一位親戚介紹的，再無論媽媽怎樣逼迫，我當始終持志到底的；妹妹，你不相信嗎？……總之，旁人的閒話多靠不住的，你不要去信他們，把我們自然的事倒反而弄壞了！

現在我是哭不得，恨不得，笑不得，怨不得，叫我這麼辦才行呢？……無法，無法！我知道我們的夢事將成爲終身的長恨了！我在此，至少要過三秋，除去了已往的一秋，不是還要三分之二嗎？我真覺得一秋之難過，勝於千百年，叫我如何度得？

愛，本來不必要發生肉體關係的，我們各人心中相愛着，雖然沒有通信，也還有其本有的地位與分量，因此我敢說，我們的愛底鮮花依舊開放着，不過旁人的眼睛是不曾看到而已。我從前雖說過，一個人對於不愛之人接受一切，是不道德的，卑劣的！不過妹妹，我不是在說給你聽，你是沒有罪惡的，即使有也當歸諸於我自身；完全是社會、家庭……的罪惡！你了解嗎？愛不必要占有或私有，愛根本不在

肉體！譬如你已嫁了，而我們的愛還根生於心地，這當然是一樣的愛，雖是肉體已被別人蹂躪，而真的所謂「愛」的愛，也還一樣的純潔，決非別人所能玷污的！再進一步說，譬如你已不愛我了，而我現在追想起來反加愛你，這也是有力量的愛之一種，如從前你之愛我，我却不能給你以諒解，但那時我們間的愛也還非常之神聖、偉大、有力量的；是不是？妹妹！現在我想，假如我再也不配你所愛了！或許真的失戀了，不，妹妹，無論怎樣你總不能禁止我在心中還愛你吧！我更說一句吧；愛，不但沒有美醜界限的，更至於沒有生死界限的！……一切界限都沒有，什麼界限也沒有的！倘若我死了，你若愛我的話，自然也還一樣的愛我，誰說死了就不能發生愛的關係呢？不會的，否則就不是真的愛！我就是這麼主張定了！我爲了追求愛的虛損，懺悔過去的往事，由愛神的信徒的地位而唱追求之歌，懺悔之詞，也是偉大的，真誠的！光明的！愛不在乎利害與名譽，愛不講究是非善惡，愛中祇有真實！情感！……

妹妹，我宣布了我的主義！我宣布了我對你的愛，我更限定了我們永遠間的時光

愛着！我不須要你未嫁之身，我不必與你相會，我不要你來接受我的懺悔詞，……是的，那一天正是陰曆五月廿二日下午！我吃完飯，洗過面，往大門外跑去。

大門外都是一列的水泥欄，欄右有步梯一架，緣往鐵橋橋塊，右角上更有一株柳樹，枝頭伸到江面，旁邊有一棵芭蕉，地面上有成行的草，欄外便是江水一流；我靜伏於欄上，在想着心事。

你悄悄地跑近來，伏在我的背後。那時的你我底心情，正是大變的一節，變了，各人想向那範圍外走去，勢不可挽回，不曉得這也會造成我們的命運，呵，命運！你說：

『噯，你們的學校裏的同學也還是那麼頑固嗎？看到「雅琴」二字便鬧得天翻地覆的；我因此也不敢寫信來給你了！本來我又是生性懶惰於寫信的人，請你原諒吧！』

妹妹，我那時是這樣的想：

『哼！一個人同她的……通信會懶惰的嗎？不，決不的！古、今、中、外沒有

聽到像你那麼說過；你不願意同我通信也就罷了！還這樣說什麼？我很曉得，你決不是怕胡先生，若說真的怕他，那末你同我在春假中以及相識時的舉動也會沒有的了！你有意不給我信的，給我了又是三四句東西，而且都是浮泛話，我怕不懂？老實說女人的日記，女人的手札，我也看得多了，在學校中也有幾位朋友寫給女友的信都是我起稿的，有什麼難解？像你這種手段。……」

同時我氣憤地說：

『那也不能說，他們不是頑固，這是各地方通有的事！……』

——不是的，在春假期中你竟敢在夜間約我到茅山廟去看戲，難道反抗老三的能力反而沒有嗎？我不相信！你來信中叫我「先生」，這是什麼話？你不是明明的承認我是你的哥哥，既然不願意又何必當初呢？當初叫哥哥與否全是你主動的；這算什麼意思呵？風雲不測，往事成塵；我新近在無聊的時候，做了幾首詩，寄給你，你看了，也動心嗎？

雙燕子，

集九第 卷七第

詩體文

六六

比翼飛過柳陰深處，
倩影話喁喁。

濃情如許，
落花無語。

月湖雙槳，
驚起睡鴛鴦；
彼此笑語，
願生生世世，
要比鴛鴦甜夢長！

夢境尙依稀，
人似天涯遠；

想吧！苦苦的追想吧！

往事如煙總可憐！

總之，你的態度這樣變得快，是不是你的本心不去說，終究於心何忍？我等不到你的來信是怎樣的難過啊！你是多少對不起我呵！……

江水與天色一樣的青碧，大地都靜悄悄地不作聲，四圍沒有他人。

『是的，這裏的人們也都有不好聽的話語，關於你與我；他們真討厭！……』
一陣風吹來，把你的頭髮吹到我的面上來一刷，很有些癢痒的，似乎同什麼東西在偎倚一般；你的香氣也同時鑽入我的鼻孔。

『喲，這可奇了！我對你是很正大光明的，怎值得他們閒話呢？有什麼地方好閒話？這是他們的頭腦頑固，我們祇好笑他！……』其實我那時確是熱烈地在愛你，只因你的態度不明，我想非用我的手段不成的，於是說了這幾句反話來試探；可是却使你笑起來，這或許是你笑我笨拙的第一次吧？

『哼！』你笑了把頭髮向左一翻，用微怒的眼光向我一瞟。

好，這又使笨得可憐的我誤解了！我以為你是笑我的癡情呵！我真又羞又惱，一時裏男子的性發作了，再也忍不住，我戰慄着說：

『那也可不必笑，說話是誰也會說錯的，沒有什麼稀奇！不過你這麼笑人，可想別人會難過的嗎？老實說，我是正大光明的待你，一點也沒有對人不起的地方。』接着我們便靜下去了，你的面色是變了！我們不響的時間很長。

後來你想打破這沉寂的空氣，另開一條新路起見說：

『你這趨到那裏去？告訴我呀。』唉，妹妹，我現在才知道你的偉大，你本領的充足，多於四圍的事物！妹妹，你又是一位勇敢者，我想你若能專攻政治科，一定是個政治家吧！真的，這種話是我所想不出，聽不懂的。

『你不懂嗎？真的不懂？他們都知道哩！』

『不懂，真不懂。』

『呀，那也可不必要懂！我們以後橫豎也不通信。』

妹妹！好，你的臉色更變得白了！也沒有作聲；我却轉身便跑；這一跑，就到現

在不能相見，不，或許會永遠不能見了！

我便開始漂泊。漂泊於混沌的人間，吃盡多少苦辣？我相信你很想知道我在外面的生活，但是妹妹，我那裏能夠告訴你呢？此刻我已沒有了氣力，說我酸心的話。現在且將一首旅行中之斷片記錄，給你吧，那樣也可以知道旅程中的我的生活，不是生活，是心情；妹妹，我或許是沒有力量，或許是悲哀過度了吧？終沒有機會把我的漂泊作一會記錄，所記錄的唯此一首；但是我想，你若是此刻在我的面前，我還一定能夠把牠慢慢地說出，現在却不能了！看着吧！——

人已靜，

夜已深。

漠漠的月光，

淡淡的疏星。

江而闊得無邊，

水流也這樣平靜，
黝黑的大地……，
一切已屬於死神。

流浪的遊子喲，
捧了一顆已經受創而冷透的殘心，
追逐着一無目的無歸宿的前程；
『呀，前程，喲，飄渺而憧憬！』

遠遠地一盞紅色的礁燈，
閃耀在黑暗的海濱；
旅舟慢慢地向東進行，
浪子的淚喲，縱橫飛迸！

山影向當面跑來，
這樣崔巍嶙峋，
山上的景物啊，
似動，非動，……

祇一個旅人，
獨自凭在甲板上的欄杆，
默靜，默靜，默靜，……
唉唉，他呵，他正傷心。

七月九日於旅舟上。

現在我做囚人已經三年了！妹妹，你却怎樣了？我的生命總算虛度了，我的青春，我的少年時期，唉，完了！一切也不是我的所有！我現在正是十九歲之秋，妹妹

，你怕已爲人母了：囚中，囚籠中你！囚籠中的我！

妹妹，我自己彷彿覺得離死的時光不遠了，我寫這信，也可說是死前唯一的工作！我之寫信的目的，在上面已經說過，決不要使你曉得或諒解，純然是表情；我的感情促我寫下，我祇好寫！至於你能不能夠看到，會不會諒解我過去的誤會？那是不生關係的。

我在N埠被逮時有三位姑娘來看我過，但是沒有得獄吏的允准，所以沒有見面；妹妹，是不是你也在其內？若是真的你也在其內！呀，妹妹！我便從今天起跪到死時候才止，以表示我的答禮！

你在過去待我的好、偉大，不，妹妹！我實在再也用不出較「好」的字眼來形容，我再也找不出比偉大更妥當適合的形容詞來形容你；總之，我已經感恩不盡！我很知道，我過去待你的不是，以及各種的誤會都該歸罪於我，我自己也會承認的！但是你在未離方橋時叫好幾個人來說話，如徐產科主任之兩番相探，這於你也用過多少心思，但是也給我破壞了！妹妹，我懊悔了！我知罪了！我悔恨的時候，我想

像小蚯蚓樣癩起來，癩得塵土冲天！

啊，過去了！過去了的美事，誰能使之重演？不能，不能，……除非滅了天上的星星，也還是不能！妹妹喲，我生平中最記憶的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妹妹，你常穿短衫黑裙，下面又是運動鞋，你翩翩的黑髮，你的酒漚，你的眼波，……我把你的影子帶到死後的荒塚，以表示我愛你之深，深到死後還愛你。

現在我常常想起你這句話：

「你的家裏在城內嗎？離普迪小學多少路？」這是我問你的，那時我們都在大門口。

「是這裏吧。」這是你說的，你說了看我一眼，把兩手放到背後，似乎在想什麼心思。

（所謂「是這裏吧」者，即是「正與這裏差不多遠的地方」的意思）。

我想着，想着，想着你們的家是在此地方！也聽朋友說，你是周家兩名媛中的一

位。我想着，想着你，你從前是愛我的，以後該是我愛你了！

——妹妹，我也在想，縱使你現在的態度怎麼樣？如果你見得着這封信，我還想
你寄我一張最近照片和一封信，總是可能的吧！我想着，我等着！我等到一瞑不視
的時候還想着！還等着！

祝三妹妹幸福！

大哥於八月二日

文

爾雅一書志經籍者或附孝經或廁論語或冠小學之首或殿羣經之末位置所列各有旨歸試詳加攷辨

以衷一是

謝啓明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六書者。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西周之時。史佚以爾雅教子。炎漢之制。諷誦籀書九千字。迺得爲吏。蓋當時雖舞勺之童。刀筆之吏。靡不嫻習雅詁。精通六書。不必其盡在儒生也。逮唐後世。庠序之教不申。小學之道不究。便辭巧說。破壞形體。以致支離齟齬。傳會穿鑿。於是經誼晦盲。羣言淆紊。幼童後進。皓

文

一

首無成。夷考卑源。其所繇來者舊矣。馬端臨之箸經籍考也。深慨后世空疏之弊。日浸不正。本班氏之旨。列小學於羣經之末。而蓋其附爾雅於孝經之失。暨隋志廁於論語之誤。分小學爲體製訓詁音韻三部。而以爾雅冠於小學之首。洎前清乾隆中葉。撰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門別部。於小學一類。仍馬氏之例。區爲三部。稍易舊名。體例分明。斷制嚴謹。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然猶有慊於予心者。蓋古無所謂經也。九流之說。儒術不分。尼山刪定。始有六經之名。迨秦火燔餘。守殘抱缺。漢武崇儒。以經義斷事。爰以尊右宣聖之故。而竝重六經。故班孟堅氏志藝文。以六經爲六藝。列於諸子之前。洵以六經爲古籍。匪儒門所得私。然又列論語孝經於六藝之末。則是以孔門自箸之書。與六藝並崇矣。其附爾雅於孝經也。意謂弟子出入孝弟躬行力踐。於洒掃應對進退之暇。宜旁及文學。以稽古今之得失。且以孝經迺尼父授曾子之書。爾雅亦孔子所增。門弟子所纂益。同爲聖經賢傳。故以附焉。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爲誰作。據張揖所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一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爲釋詁。今俗所傳釋言以下各篇。一漢志分三卷。凡三篇。今分爲十九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

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而班氏竟附於孝經。以謂迺孔門私著。因小失大。故不免馬氏之非焉。若隋志之廁於論語。亦以爾雅爲釋羣之書。論語迺孔子當時人及門弟子之言。私相記述。纂輯成篇。綜貫六經。包括羣籍。洙泗設教。文行忠信。四科之亞。不廢文學。以爾雅別无所類。因廁於論語之末。斯蓋泥班氏之志。不明小學訓詁形體音均三者之分。論語爾雅二書。各有旨歸。惡得二而一之哉。唐志殿爾雅於小學之類。庶幾近之。然猶未若通考與提要二書之明析嚴謹。而二書尙未愜於予心者。因其未審周官保氏掌養之誼。沿后世之失。寘小學於羣經之末。鄭康成氏五經異義駁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也。郭氏景純序爾雅。則稱其迺通訓詁之指歸。誠六藝九流之津涉。劉彥和陸元朗之倫。僉謂其爲詩書之襟帶。百氏之指南。有宋王伯厚氏撰漢書藝文志考證。則篤信鄭君之言而不疑。邢昺作疏。亦稱其爲經籍之樞要。此外若林艾軒鄭漁仲之流。靡不稱仰。而漁仲且爲之作注。其自序有云。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注箋俱奔走六經者也。綜上所。言。則小學者。所以通經籍之階梯也。而爾雅者。所以明小學之鈐鍵也。東原戴氏有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於小學文字也。又曰。訓詁明則古經明。古

文

經明則我心自然之義理。迺因之以明。錢氏竹汀嘗曰。繇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繇訓詁以求義理。予邑曾文正公國藩亦謂讀古書以訓詁爲本。南皮張氏恆以爲言。而昌黎韓氏且曰。凡作文章。宜略識字。所謂識字者。通小學之謂也。夫作文章。尙須通小學。何況研究六經哉。據數君之言。則通考提要二書。誠爲淹洽。然以予意。尤當實小學於羣經之首。庶求學有序。無躐等之弊。可資下學上達之需。

四

重刊清儒學案序目序

謝啓明

烏虜。華夏自鼎革以降。逮於今日。已二十餘年矣。國務蝸蟻。元元顛沛。頻年禍亂。四字哀鴻。彝考罕源。果疇之咎。夫天下之治亂。繫乎人才。人才之盛興。視乎學術。學術者。所以平治天下。國家而陶鑄人才者也。當聖道晦盲之日。學術淆遷。人心靡奠。異端暴行。充塞仁義。天下喁喁然趨而驚之。滔滔胥是。以致衣冠倒置。人禽不分。而一二弋名干利之徒。方且炫其用夷變夏之說。倡弑父殺兄毀棄禮教之舉。囂囂誣世。以饜其私慾之心。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厥禍將於胡底。蓋亦見微知著之君子。所當隱憂太息者也。吾師平江歐陽炳

園夫子。卒業楚北兩湖。淹雅閎博。隱遯不仕。辛亥國變後。怡志養親。杜門款曲。潛心古學。樂育人才。嘗慨晚近風俗澆漓。民彝汨紊。每於衷懷外盍之時。發爲文詞。悉以正人心明學術爲旨。平生撰述。有清儒學案（八十卷）清經義考（一百六十卷）清藝文志。曠佳樓詩文集。泊清史諸年表。子史百家疏注等書。凡七百餘卷。體大思精。殫洽無際。而學案一書。尤先生半生精力所萃。堪與黃太冲全鮪琦頡頏媲美。當先生之輯述此書也。旣憤悵近世邪說誣民。毒遺字內。古聖先賢教人爲人踐形之道。日寢陵夷。生民將有左衽侏儻淪胥爲夷之慘。故極意約思。一以孔孟之道爲歸。屏除外彛左說。又憚乎前儒門戶異同之爭。歧迷後進。迺滌滌陋習。匯合參同。持論平允。漢宋不偏。朱陸靡辨。四科並重。三者兼修。存其是而舍其非。取其長而去其短。若視夫江鄭堂之漢學師承。唐鏡海之學案小識。洵不可同年而語。曩歲曾將序目一卷。登載於長沙全民日報。以問世。而不勝魯魚亥豕之訛。夏五盟密之誤。先生嘗有不歉於心。囑啓明將原稿校錄一過。以待日后殺青之備。不幸因卷帙綵重。書錄未終。而先生竟奄然長逝於長沙旅寓矣。噫。天喪斯文。吾將安仰。夜行無燭。其何以歸。先生旣費志以歿。啓明心喪三年。茹悲曷似。輒慨際茲剝復之交。運厄陽九。我生有幸。克親炙警效。日聆教誨。方冀塵塵自茂。以期

文

六

毋負夫子設學之心。而保降衷之性。庶不致陷溺於禽獸之窟。今穹蒼既不假夫子以年。而遺箸棄於家。同硯輩以力微資菲。未克付之剞劂。豈悠悠者天。欲湮晦夫子於孔亂之秋。而較王船山之顯奕於後葉者。特錄學案之序。目子目二卷。投諸湘潭。民報副刊。禱之當世。而先生之有心世教。作中流砥柱。正易所謂碩果不食者。其亦今之儒與。抑亦古之儒邪。儻有志同道合之君子。將全書集資付梓。佳惠來學。以挽狂瀾於既倒。翼名教於已危。時則啓明跋予之望。然吾夫子亦將欣忭於九京矣。昭陽作噩之歲。季夏月。門人湘鄉謝啓明序於古潭州靜安室。

曾文正公文鈔序

謝啓明

予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而有感焉。夫聖賢之所以異於衆人者。固不在乎言詞與勛業之間。而在於格致誠正修己立身而已。雖然。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現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睟然盎然者。有諸內。必形諸外。有五臣十人之德。然后可成。唐虞三代之邗治。無孔曾思孟之道。不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爲後王立百世不可易之師。故五臣十人之功。孔曾思孟之道。易地則皆然。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之君子。其所以小心翼翼。終日乾乾。而不敢惰者。以爲人禽之際。相去幾希。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以舜之濬哲。禹猶戒以無若丹朱傲。夏帝之勤敏。咎繇且曰。無教逸欲。尼父嘗冀讀易以寡過。曾子有疾。曰。啓手啓足。戰戰兢兢。是道不離乎日用。學不外於倫常。有匪彝之身。然后可建邦治之世。古之聖賢。不患勛業言詞之不彪炳。而患乎德之未修。身之未立者。大抵然也。予鄉曾文正公國藩。值有清中葉。粵匪肇亂於廣東。據金陵爲都。號曰太平天國。當斯之時。清廷震恐。州府縣邑。相繼喪失。武將戎弁。鮮克抗厥鋒者。繇是匪益猖獗。奪地侵疆。荼毒生靈。毀孔廟。焚祠禩。倡崇夷教。滅棄彝倫。旣元元之民。無辜顛沛。其亦可勝慨嘆也。公以詞臣率伍。轉戰東南。卒以堅果之師。又奠其亂。救百萬之生民。挽狂瀾於旣倒。中興名將之亞。公迺毅然冠首。厥勛業曷其奕奕者邪。乾嘉之間。惠定宇戴東原之徒。鉤研訓詁。遠紹旁搜。崇尚閎博。浩引廣徵。別自標榜。名曰漢學。風會所應。衆鶩趨馳。譏詆宋學。目之空疏。於是黨同伐異。互胥訾議。斷斷焉莫克自己。而公承姚惜抱之緒論。力持漢宋平允。三涂竝修。不偏私意。文灑昌黎。而益以漢賦瑰麗之氣。崢嶸磊落。能負山嶽而趨。（王葵園語）私淑姬傳。頡頏桐城陽湖。而別建一幟矣。予讀公之遺集暨湘軍志。湘軍記諸書。未嘗不欣然。

而贊嘆彼昊天之鍾秀氣於我鄉者厚已哉。疇昔予在邨塾肄業。每聞長老師執道公之軼事。輒瞑目默思。以其與今人同爲人類。同爲父母之子。彼何偉琦英雋。而今何芴然。甚者墮陷歧途。移易本真。凶梟桀鷔滔天。圯族以致危身。賊命抑曷爲雲泥之遠若是哉。比讀公之家書。家訓洎其日記等書。迺知公之所養者厚且深矣。非微倖於一朝一夕者也。以公之爲人。而猶勸厲不已。汲汲於古聖先賢之所謂修己立身格致誠正者。恆以主靜居敬。勤儉謙和。勸導家人。啓誘后進。躬行力踐。時則古之人也。今之人與。惜乎天猶不假以耄耋之齡。使其入室升堂。以達於聖人之域。是則予之所私歎者也。予既歆欽其爲人。迺錄素喜之文若干首。訂爲二卷。時或加以名家評論。句絕而章乙之。將備昕夕之諷誦。而寢寢乎步武其爲人焉。玄默澗灘之歲。中秋後四日。序於長沙學館。

靜安室記

謝·啓·明·

啓明讀易至頤。而喟然歎曰。六二之凶。震動之使然也。何則。本爻陰柔不能自養。必待求食於陽剛。然震性妄動。不求養於初。而求養於外。則違養道之常理。易傳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

也。天地之道。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者。自然之理也。然人生而有者。欲好動而不好靜。是故昕夕皇皇於徵逐之場。雖夜寢猶憧憧計較於得失。身躬出入於利祿。方寸恆汲汲於榮譽之未隆。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心。當一陽來復之萌。慳悉枯亡反覆。使不足以自存養。在知道者固早知爲常人之固然。不足怪異。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堤之束水。帷之暎鏡。潰之藁易。養之實難也。而今世一二知文之士。或又博覽載籍。汎泛無歸。徒重求知。未克實踐。雖不從事於利祿之場。而不優游於聖賢之域。索意於庸夫之毀譽。亦可謂大愚不靈者也。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困蒙以終其生。或苗秀而不實。其忘厥所養者一也。夫靜者。一心之躁妄盡釋。舉世之萬感不搖。至理真情。寂然不動。心神逸止。水定澄潭。充實積中。漸可英華發外。是以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曰。此聖人之所以安靜以養微陽也。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之氣象。此周濂溪教人於靜中。以爲學也。以程伊川之賢。猶曰。靜后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朱元晦之哲。且曰。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繇此觀之。古聖先賢。靡不力持於靜耳。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古之君子。其爲學也。泰多不外乎是矣。而后之人。非但不踐先聖昔賢之迹。且復加以訾警。斷斷焉而目以

文

禪學之名。致使天下泯。禁人心爲學。終無所定。本體不明。欺僞百出。禍亂靡生。不亦蠹乎。啓明不敏。生逢斯世。幸家園清泰。身體安彊。衣食息栖之處。俱無所慊。父母兄弟之聚。殊堪一樂。雖稍習聖賢之書。略知禮誼。然際茲否剝之時。恆思其爲習俗所移。風會所役。而負昊天生我之心。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其今日之謂與。於是名其所居曰靜安室。凡身外之物。己心之慾。皆使滌訖屏盡。心主靜而體主寧。情不可縱。以敬持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榮辱毀譽。聖賢或亦有所不免。然患己之不知人。何患人之不知己者哉。孔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意雖非常人可易幾及。然世俗之所流遷。或不足介於意也。吾將主吾之靜者焉。

十

論夏商周三代之石刻

祝松伯

上古尙矣。洪崖盧氏之摩崖。雖爲石刻中之最古者。而文字荒遠難稽。神禹蚬樓碑。字青石黑。亦同神話。傳世刻本。徧於宇內。大都僞作耳。迄商六百年來。石刻留遺。殷墟商貝卜骨文字。極爲古雅。然非刻石。比于銅盤銘。係汝帖翻刻。無古樸之氣。更不足信。至周石鼓十方。文辭書法。

均極優美。爲習篆書之鼻祖。原石尙存北平。杭州重撫宋天一閣本。具有典型。臨池家可取資也。至石或謂成王。或謂宣王。或謂魏孝武。或謂宇文周。聚訟紛如。俱難徵實矣。茲不論列。穆王八駿遊行。車轍馬蹟。遍於天下。乃其所流傳。僅直隸贊皇吉日癸巳四字。滄海桑田。茲足慨也。若宣聖比干墓。延陵季子墓。兩題字。現雖尙存。大抵贗物。或謂漢人所作。或謂後人所作。有識者自能辨之。始皇統一宇內。李斯以小篆稱。勒石紀功。刻石凡六。現存天壤間者。泰山九字。瑯琊十三行而已。至嶧山會稽。乃是覆刻。碣石芝罘。亦已淪亡。先河後海。百世不易。論小篆自當以秦爲宗。秦以後乃開分書之門。西漢爲篆分變遷之始。至東漢則蔚爲八分書之大成矣。三代之時。以金文爲主體。其文體均是籀古。古樸異常。極可珍賞。故言金石者。鐘鼎文字最宜究心。篆刻家尤爲重要。言金文之書。如薛氏鐘鼎款識。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簡明扼要。最便初學。外如吳大澂憲齋集古錄。收羅金石。亦頗宏富。有志研究者。皆不可不一讀也。總之。研究金文。以三代爲斷。研究石文。以秦漢六朝爲依歸也。

曩客滬濱。日聆顧鼎梅先生講金石攷古之學。敷陳古今。條理明遷。爲竝世所僅有。因時復記之。以備遺忘。而斷篇零簡。散諸篋笥。思欲整理而無暇也。及來杭州。旅食經年。風塵

文

十二

僕僕更無心及此。比來偶發舊篋。得觀此篇。雖無甚發明。而簡要切當。要亦足爲初學之指津。因錄之以實本刊。嗟夫。楮墨如新。而往事已如烟矣。陳散原詩云。世患令人老。餘生能幾歡。誦此不禁感慨繫之。

隨見錄

李贊和

文有定體。然因時而不同。大抵周秦多淳樸。然屈宋之徒。如九歌招魂。以逮李斯諫逐客之類。則描寫已過當矣。春秋戰國。諸子爭鳴。蔚爲學術之海。老莊申韓。說固不同。公龍白馬。語尤詭異。但以重在學說。義屬子家。非吾人所易論爾。西漢文字闕偉。太史公之賅博翔實。精於記事。則宜於作史。子雲相如。文勝於質。語氣浮誇。則適於作賦。至若二京三都以下。則淫靡而不足觀矣。故歐陽氏有言。晉宋無文章。惟一歸去來辭。蓋六朝駢體風行。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月露風雲。千篇一律。殊無生氣也。迨韓退之出。乃一廓而空之。以本質爲重。以形式爲輕。故其內容充實。而體裁解放。後世妄人。乃名之曰古文。實卽散文耳。歐蘇等繼之。世遂有八家之目。然終唐宋之世。能與此新文體對抗者。厥惟四六文。故在此時期。文體有二焉。元明以降。則百

怪雜陳。大率妄意復古。以摹仿周秦漢魏爲能。及至有清。桐城方姚二家。欲挽此頹風。乃繼歸氏之後。立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之義法。一掃當時靡萎之氣。海內翕然從風。余每讀曾文正歐陽生文集序。輒歎爲至盛焉。然盛必有衰。况桐城素主雅言。其本身亦有弊病。梅伯言有言。『文章之事。莫大於因時。』則自歐化東漸以來。我國文事。欲其不變。尙可得哉。譚嗣同梁任公等。爲戊戌維新運動之中堅。亦卽文章革命運動之先河。事之可言者。無分雅俗。則概可筆之於書。譚著仁學有云。『男女媾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故習謂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卽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亦惡從而惡者。乍名爲惡。卽無從而惡之矣。』梁任公體裁亦極解放。顯明如語。胡陳於五四運動之際。益擴大之。索性改爲白話以期普及焉。四千餘年文事之變化。大率如此。綜其體。蓋不出兩途。不雅則俗。不俗則雅也。然從文之本身。依外形而分。則有駢散等體。依時代而分。則有宋唐等體。依性質而分。則有記敘等體。而世輒曰文無定體。何哉。渠意蓋將新舊駢散記敘等揉雜而一之。如水之無定形。因器而變者乎。吾故曰文有定體也。抑有進者。吾自幼至今。閱所謂老師宿儒者多矣。率從括帖出身。抱過某林某

之古文選本一二部。以伊唔咕哩爲能事。揚揚然以解釋文君私奔曾參殺人等一二典故爲賅博。偶見一二篇近人之作品。輒詫爲新奇。若詢以浪漫古典寫實自然等主義之作風。輒憤然莫覺。此等之見識。不殊井蛙。雖處於現代社會之中。固未嘗請得陸判官革其十八世紀之心也。近世學生之作文。輒破碎支離。語法塵下。且只能作數百言之短篇。若令作千字以上。必語無倫次。若昏迷於苦塊者。近來教育家之觀察。以謂中國教育破產。中等教育尤甚云云。此種現象。是其一端。其故在教員之不負責指導。有以致之。且因改課卷之故。尤充分表現其情性。昔有丐余捉刀者。余或效時務體。或倣古文之簡練者以應之。其結果則長或短之成績互爲反比。卽篇長者分數少。評語劣。篇短者分數多。評語佳也。嘗聞少年文字主氣象發皇。若旭日之升。光芒萬丈。若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奈何今之青年景象消沈。聲嘶氣竭。若此。豈真我國民氣衰頹之象徵與。凡此種種。雖學生本身自有其過。而教員之責亦無可辭也。梁任公將桐城文解放爲清新淺顯。自言其文縱筆所至不檢束。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能使學者感動云。然試翻飲冰室集。檢其少作。則亦諸多浮薄叫囂等病。余每寫文。因時間經濟之故。輒不起稿。但縱筆直書耳。瑕疵實多。任公天資聰穎。博學多才。新舊學術。無所不窺。歷主清議。新民

等筆政。能者多勞。則其時間之不敷分配。自可想而知。一篇既作。自亦無暇修改。况乎青年氣盛。則浮薄叫囂等。亦所難免耳。且長篇論敘。本不易爲。介甫之上神宗也。條分縷晰。史遷之敘楚漢也。活現如生。然豈必人人能如介甫史遷哉。嗟乎。世之括帖大家。欲妄評文之冗長者。請先閱飲冰室等集。欲妄評文之俗氣者。請先閱譚瀏陽等之作品。庶可免管豹之譏也夫。

民廿二年五月於廣益中學

英雄與偶像

李鴻模

英雄者何。蓋謂具有特殊之才能。建有特殊之功業。而爲同時代及異時代之人所景仰崇拜者也。例如古之項羽拿破崙之流。氣蓋一世。志越千秋。喑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其轟烈之氣概。實足以懾服當時以及於千百世。又如岳飛凱末爾之流。內靖國家。外攘強敵。使種族得賴以保存。國家得因以鞏固。又如孫文列寧之流。以主義喚醒民衆。推翻數千年來君主貴族專制擅權之政體。使一般平民得以脫束縛而預政權。一開歷史上之新局面。若是者。方足以當之而無愧。抑又聞之。英雄之所以爲英雄。其立身也。岸然如中流之砥柱。其標品也。

文

皎然如日月之麗乎中天。其持志也。屹然如泰山之不可動。其行事也。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一往而無前。其應世也。茫茫然若千頃之波。長空之氣。無物而不包。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者也。

偶像云何。神尸乎。傀儡乎。俳優乎。畫中之仕女。田上之草人乎。皆非也。有英雄之名。而無英雄之實。覲然尸位。素餐於人世。樂爲一般人之所利用。或且意圖利用一般人。而反爲一般人所利用而不知。其受人之謳歌頌揚。頂禮膜拜也。似神尸。其爲人挑撥提動也。似傀儡。其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似俳優。其飽受風霜。露立田野。形銷骨滅而爲雀鼠所嗤也。似草人。其供人玩弄。撕碎而無所顧恤也。遠不如壁間之寫照與兒童之玩具。而其盲從附和喪心病狂也。甚於神尸。傀儡。俳優。畫像。草人。而詡詡然自以爲投機得勢。孟子所謂「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寧足以狀其罪而寫其拙且殆耶。

夫社會之衰頹。政治之腐窳。國家之沉淪。種族之危亡。推原其故。皆根於此輩之作祟。求其所以與英雄異者。不在於外。而在於內。不在於貌。而在於神。夫偶像之爲物。衣冠服飾。一與人同。

然一考其實際。漠然無動於其中。塊然而一無知覺者也。然則蘇厲以偶像諷世。主彌衡以偶像罵時賢。寧非無故乎。

我國今日社會政治國家種族。非衰頹腐窳沉淪危亡至於極點乎。我國今日之偶像。非充斥於四境之內乎。在今日而欲振衰起頹。舍化偶像而爲英雄外無他法。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士兵非不衆也。山川形勢非不可守也。而東三省遽以亡。其故何也。曰。在於偶像之衆而英雄之無也。民國建設。二十有餘年矣。教養非不周詳也。人才非不衆多也。主義非不美善也。而國是民風。日趨紊亂。國計民生。日益窮蹙者。何也。曰。在於偶像之衆而英雄之無也。我故曰。在今日而欲振衰起頹。舍化偶像而爲英雄外。無他法也。

雖然。英雄有大小。偶像有死生。偏方割據。草澤剽奪。我國之英雄固多多也。所惜者各自爲我。有己無國。東北淪亡。英雄自在。而一讀梁任公脫拉斯堡女神歌。生英之雄。固不如死像之靈也。與念及此。予欲無言。

廢戰論

劉崇

戰者進化之資本也。苟無一戰。卽無以競生存於世界之上。今日舉言廢戰者。得毋以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目慘而心爲之傷乎。審若是。則強者稍戢其威。而弱者得息其肩矣。何弱爲強。凌寡爲衆暴。猶是天演之公例。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無欲則相安。有欲則相奪。我雖甘自弱。安能禁人之不強。遽弛備忘戰。一旦兩國交惡。將何恃而不恐哉。然則戰遂不可廢乎。奚爲而不可廢。乃廢於弱。不廢於強。廢於勢均力敵之國。不廢於大小相懸之邦。廢於勢均力敵。故強者遇強。相視而莫敢先廢。可執約以爭。不廢於大小相懸之邦。故強者於弱。雖明有公約。仍可違於廢之外。弱者遇強。雖謹守公約。仍不免受損於廢之中。曠觀現今。殆無國不如此者。然則如之何則可。亦惟時存不欲戰之仁。日事不忘戰之愬。不越分以示暇。不趨利以失信。則彼雖強大。可以誠感。彼雖橫暴。可以理折。如此。則尙可求一事數事之無失。謀十年數十年之暫安。而戰之不能廢者。庶或其可廢矣。倘弱小之國。忘武備。圖苟安。而能自躋於列強平等之地位者。吾斯之未能信。

逸園記

凡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自喜放於山巔水涯之間。如柳子之於愚溪。蘇子之於快哉。是也。逸園者。名雖園而實非園。蓋有如柳蘇其人。盤桓其中而託名者也。其形勝得愚溪之幽靜。有快哉之壯觀。良有足適者矣。若夫屋宇儼然。基址平廣。竹拽芸窗。苔鮮蘭砌。而主人誦讀其所吟詠其間。百鳥笙簧。萬花錦繡。殆陋室銘獨坐軒之所可並記者歟。園中有樓屹然。凭欄外望。地上龍（山名）蛇（山名）似成筆陣。天邊鴻雁如結字行。天然圖畫。乃何如耶。至於門臨古道。南去長沙。北通夏口。車馬紛馳。負者歌呼於前。行者休應於後。僂僂提攜。往來而絕者。四方之遊人也。遠眺則智阜屏立於前。俯視則溪流映帶於外。此固足以廣逸園之勝也。至若萬卉發而香幽。良材秀而陰濃。月含山而光普。水落地而石出者。此逸園之四時也。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主人以此無窮之樂。而仕非所願焉。故自號逸園主人。夫志芳行潔。名山重圭璧之操。然未可藉此而高談黃老。遯跡巢由。况夫國家多難。外侮頻增。內憂未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乃徒懷其寶。株守田園。享山林之樂。此何可哉。此何可哉。雖然。伯樂不作。鍾期已亡。徒識相於追風。孰知音於流水。與其溷利祿之場。不如享清閒之樂。之尤為愈也。况主人為人。修己以敬。處世以和。遇事以義。御人以厚。鄉里族黨。咸效法之。以之施於有政。是亦為

文

二〇

政。奚其爲爲政耶。夫富潤屋者。余見之矣。德潤身者。余亦見之。惟兼而有者。未之見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歌。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余敬爲逸園誦之。逸園爲誰。乃余之族祖邑庠生若門公之堂弟太守恕吾公之子也。

旅行錫蘇琴記

王承綸

時維三月。序屬季春。氣候宜人。草木暢茂。當此之時。吾校有旅行錫蘇琴之舉焉。茲記之於左。初七日。晨光熹微。衆皆起身。整行李。食早餐。鐘報六下。乃整隊出發。出校門。折而西。經塘墅而至北瀾。北瀾市集雖小。以交通便利。尙稱繁盛。時已七時餘。乃入茶肆。稍進茶點。少頃聞鳴笛聲。蓋船將啓碇矣。忽促下船。擁擠殊甚。旋聞汽笛鳴鳴。鼓輪行矣。未幾而長涇。而張涇橋。遙望風光貽蕩。水色澄清。三時許抵錫。至鐵路飯店而下榻焉。引導員以時間尙早。促遊惠山。復整隊緣馬路西行。兩旁街市。頗多鑄造及修理各種機械之店。出街市至平野。桑麥連阡。道旁植梧桐甚多。乃畢庶澄克澄錫後所手植也。噫。畢君以二三其德。致遭張逆之刑戮。而梧桐則頗茂盛。將來成長。行者胥受其蔭也。經吳橋而至惠山。山麓寺廟甚多。行數武。至漪瀾堂。假山嵯

峨於前。古木成林於後。內設茶肆。可以小坐。堂後有泉。源出石冰洞。築成方圓二池。兩壁有天
下第二泉額。相傳爲清乾隆帝南巡時所書。拾級登山。至頭茅峯。踞石遠眺。烟雲彌空。錫山前
峙。太湖帶後。村落參差。密比星羅。田畝縱橫。幾如棋局。無錫街市。鱗次櫛比。工廠之多。屈指難
計。遊覽至此。殊覺神怡心曠矣。以時晏力疲。不克再登。迺下山。出漪瀾堂。遊寄暢園。有池瑩澈。
漾青而涵綠。有石纍纍。貼蘚而黏苔。出園門。至尊賢寺。登來青閣。至觀山樓。四面有窗。彌望皆
碧。樓前有庭。植有玉蘭。闢以小池。貫以小橋。景物尤勝。惜時已夕。陽西沉。乃下樓。歸寓尊賢寺
旁。皆爲售泥像之市。人工巧妙。栩栩如生。

初八日。微雨濛濛。陰霾殊甚。早餐後。雨稍止。乘舟赴鼇頭渚。渚在充山之麓。俗名南獨山。因有
一石。狀如鼇頭。深入太湖之中。故名。無錫勝地也。舟搖搖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船夫以前
途。恨天色之陰晦。未幾至渚。乃登岸。尋羊腸曲折而上。經橫雲小築。長生未央館。而至廣福寺。
渚上多蒼翠之木。蔥鬱之松。皆數十年物也。寺位渚巔。頗擅勝景。太湖汪洋。波濤洶湧。鷗鳧上
下。舟橋往來。湖中諸山。環列左右。霞鷺齊飛。水天一色。誠足極遊觀之勝概矣。寺有張騫題句。
尤足耐人尋味。其聯云。「孕越包吳。管領五湖風月。」「流丹聳翠。照臨萬頃烟波。」蓋有此

文

一一一

名渚。不可無此名句也。下渚至湖濱。則奇石壁立。若睡獅。若肝肺。千態萬狀。殆難殫述。俯視則細石堆集。各呈顏色。玲瓏透剔。不可名狀。殆所謂太湖石也。徘徊久之。聞步號聲。乃下渚登舟。午餐後。駛往萬頃堂。堂在管社山之南。獨山瞰其前。漆湖枕其後。層巖聳翠。衍岫排青。風景之勝。亞於鼇頭渚。旋尋山路盤旋。步行至梅園。園在鎮山獨山之東。前臨管社。後負龍山。爲榮德生所建。遍植梅樹。至誦豳堂。而品茗。堂後有小場。一大石聳立。刊以小羅浮三大字。經招鶴亭。折而東北。爲太湖飯店。復前行。經宗敬別墅。其東有豁然洞。越洞東行。上則廣場。圍以石欄。而下則有大廈三間。頗爲寬敞。前後皆通。誠不啻世外桃源也。少頃復整隊。步行至無錫公園。園臨公園路。其間假山巍峙。樓榭高聳。池水環繞。樹木蒼翠。黃沙爲路。綠茵爲場。遊詠於斯。洵可樂也。

初九日晴。早餐後。徐行至火車站。乘早車赴蘇。而火車之速度。更捷於輪船矣。未經一時之久。而蘇州至矣。下車。步行至東吳旅館憩焉。時僅八時耳。日亭午。午餐畢。整隊出行。至報恩寺。登北寺塔。塔高九層。相傳爲三國時孫權之母所建。步步雲梯。處處佛。皆爲金身。及造塔頂。足已疲倦矣。見夫蜿蜒如帶者。婁江也。一白無際者。澄河也。曲折若綫者。滬寧路也。噫。自孫吳迄今。

數千百載。人事變遷何限。茲塔獨巍然無恙。供騷人過客之遊覽憑弔。觀物思人。得無有動於中乎。下塔至拙政園。園爲清時之八旗會館。中有飛樓畫棟。崇巖廣池。勝概甲於吳下。因阜疊山。穿以隧道。園址之大。約數畝許。又見龍茸一架。成林蔽庭。乃係清文衡山所手植。遊興正盛。奈引導員與諸同學鳴號待出矣。余亦不得不隨之而返。是園也。風景雖佳。而年久未修。樓亭到處皆傾圮矣。殊可惜也。至獅子林。因林主會客。謝絕遊者。遂逕赴三清殿。殿內佛像之多。甲於他寺。蓋卽所謂玄妙觀也。觀前有場。場中各物羅列。幾似上海之城隍廟。旅蘇之人。無不至此一遊焉。出玄妙觀至蘇州公園。園內有圖書館。頗爲宏壯。內有兒童閱書室。閱報室等。藏書之多。遠過我校圖書館數十倍。恨不能多息一時。稍一翻閱也。乃出胥門。登馬車。回東吳旅館。夜則全體至新舞臺觀京戲。服飾之華麗。唱調之響亮。演法之完善。佈景之繁多。自生以來。未之見也。回館之時。已夜深人靜矣。

初十日晴。晨九時。整隊赴虎邱。經靖園。園內皆植花卉。亭榭之多。亞於拙政園。而所擅勝景。則過之矣。出靖園。不百武。卽至虎邱。邱距蘇城約七里。爲吳王闔閭墓所在。邱周僅里許。高不過百尺。然頗據形勝。遊者莫不一往爲快。經鴛鴦墳。真孃墓。皆已廢圮頽敗。過憨憨泉。圍以石欄。

相傳爲梁僧之名。此井蓋梁僧所發現。因以己名名之云。再上則爲千人石。其前爲生公講臺。卽世所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處也。今則頑石依然。而生公不復見矣。西有二仙亭。更西則爲劍池。兩崖如劈。泉水瑩澈。旁有一虎邱劍池。四大字。爲顏魯公所書。乃全邱最勝之處。飛鳥啾啾。綠陰如蓋。令人神往。乃登五十三參。上有觀音殿。復登五聖臺。經雙吊橋。至冷香閣。則一塔巍然。矗立雲表。虎邱最高處也。下虎邱。拜五人墓。而回旅館。午後。過留園。而至西園。復折而至留園。內有假山甚多。怪石嶙峋。結構甚佳。時值星期。遊者甚衆。紅男綠女。往來不絕。旣觀名花異卉。又觀吳下佳麗。遊歷旣久。相與品茗。茶話片時。紅日西沉。始回旅館。

十一日。乘輪赴常熟。居於常熟縣中。午餐後。冒雨至虞山公園。風景尙足稱述。出圍牆。至虞山麓。經辛峯亭。拜仲雍言子墓。卽回校。

十二日晴。早餐後。整隊遊虞山。至桃源澗。泉水潺潺。景頗清雅。復上行。至石屋澗。有大石前蔽。中可容人。如石屋然。相傳爲姜太公避難之處。語頗荒誕。至維摩寺。寺藏山林深處。登樓有屈公之像。四周有窗。可觀東海浴日。惜未能假宿一宵。以觀日出也。復至拂水禪寺。前有石橋。跨山澗。過橋折而西。則爲劍門。相傳爲吳王試劍之地。未知確否。石上有烟嵐高曠四字。奇石聳

立。殆難言狀。上行至三峯寺。一名清涼寺。乃唐以前之古刹也。下山曲折行至興福寺。大雄寶殿之西有茂林修竹。更西經君子泉。登印心石屋。出而向大殿東行。有方丈室。頗清幽。乃出尋原道而歸。

十三日擬回校。晨起乃參觀縣中。一切設備與吾校略同。而所居形勝則過吾校焉。七時許乃乘輪抵欄杆橋。登岸而步行至校。

國學常識

國學常識

元三部全

小學常識	一册	三角	子學常識	一册	四角
音韻常識	一册	三角	文學常識	一册	四角
經學常識	一册	四角	詩學常識	一册	四角
理學常識	一册	三角	詞學常識	一册	三角
史學常識	一册	二角	說部常識	一册	二角

以科學化的方法 整理國故

將最深奧的理論 演成極淺的常識

指示「研究」「練習」的新途徑

包羅最完備 選材適當 綱領清楚

是中等學校學生適用的善本

大東書局印行

語

體

詩

□昨日和今日

陳升智

昨日他來向我借錢，
他的語言是那樣地謹慎，
他的態度是那樣地和平；
那時——
彷彿我就是君，
他就是臣。

今日我去向他借錢，
他善和的臉孔忽然消失，

語 體 詩

比惡魔呵，還要猙獰！
我問他爲甚麼要這樣，
他就不顧我而別行！

相差只有兩天，
真不料他會變得這麼快！
難道同樣一個人，
真有兩副不同的形，
真有兩顆各異的心！

一

金錢是可惡，
人情更虛偽！

此後——

惟有自己信任自己，
只有自己纔可以相信！

□青年

青年：

這就是我們清醒的時候；
拿起武器吧，瞄準敵人！
戰！戰！戰！……
萬勿退縮喲，
只好向前！

陳升智

青年：

要認清我們的共同底目標吧！——
不要放鬆了自己所負的責任！
同時要知道喲，
這是一個甚麼的人間！

青年：

悲哀呵，落淚……
嘆息呵，頹廢……
這都不是我們真精神的表現！
這只是我們自取滅亡的先聲！

青年：

就讓我們喊破了喉嚨，
就讓我們哭盲了眼睛，
可是喲，社會仍是那樣的社會；
你們一切的痛苦喲，仍是有增無減！

青年：

女人是不值得我們去迷戀，
金錢更不值得我們去競爭；

要知道我們的「生命」，「時間」底寶

貴，

何必做這些無益的犧牲！

青年：

語
體
詩

只要我們的血不住在噴，
只要我們的力不斷在練；
「平等的花」是需要我們的血去澆潤，
「幸福的泉」是需要我們的力去鑿掣；
我們無需別人來幫助，
我們所需的祇是我們自己的身！

青年：

我們要決心完成我們艱難的工作，

我們要拼命地創造我們有意識的人生！

宇宙是爲着我們而開設，

時代是爲着我們而生存！

我們盡管努力！奮鬥！

犧牲！前進！……

□ 秋夜

菊魂

深夜裏，
彷彿有誰敲着窗紗，
簌簌的響。

怕明朝那棵梧桐又禿了吧？！

瓦礫堆裏的秋蟲，
已力竭聲嘶了；
斷續的調子，
何等悽愴？

一天涼月，

好似鋪下滿地嚴霜，
摯愛的她，
又在篝燈做那遊子的衣裳！

這山，海，
隔成的兩個世界；
望不見的天邊，
怕有人在那裏醉也似的擰着鼻涕。

我溫媚的故鄉呀！
生命的絆羈啊！
對着屋樑的落月，
付以萬縷歸思！

□ 耕天

看這整個地球，
都爲惡劣的人類擠滿，
在那裏尋一片乾淨土？
哦！我要耕天了！

菊 魂

掃去了烏雲，
吹散了霧瘴，
節制那太陽的威權，
調劑那不時的雨露，
耕鬆了那無限的碧土。

栽上千百顆日月，

語 體 詩

無數的明星，

自由的花，

博愛的果，

平等的林……

哦！我——

我要享受太上的光明！

□ 月下獨步

菊 魂

巧笑明眸的月姊，

迷得我犧牲黃梁的夢；

走近了方塘的玉容，

且把秋波作明鏡。

千古同一月，

五

世界同一月，
一人一個月，
萬人有萬個月，
照盡了世間的悲歡離合！

月兒喲！
你照着他們，
你照着我們，
你照着今人，
他也照着古人，
你的愛對於誰也沒有私心！
月兒喲！

你「自然」的白臉喲！
微笑了。

是首美妙的詩？
是幅神秘的畫？

□於池濱

淺碧的天空，
淺碧的秋溪，
遠望去——
聯成無縫天衣；
浪漫的游鴨，
失戀的孤鴻，
都伸着長頸，
奏快樂的曲，

菊魂

奏悲哀的樂，
蕩動儂的心波，
發出不平的長嘯。

□夜步荒園

菊 魂

半倒的牆圍，
掩不住青柏黃菊；
中天的明月，
又在靜靜地剖露牠荒園的胸臆。

推開柴扉，
撥草尋徑；
滿目淒涼，
這樣荒蕪的庭園啊！

語 體 詩

亂石堆中，
切切如私語；
借問一聲，

淵明可在這裏？

□春暮山居

菊 魂

美麗啊！
這不是我的故鄉，
我家的宅子沒有這樣！
綠樹抱青谿，
清泉繞綠樹。

活潑啊！

這不是我的故里，
我家的宅子彷彿已經頹破！
花叢蜂蝶弄風流，
晴空好鳥歌嘹亮。

秀雅啊！

這不是我的故鄉故里，
我家的宅子沒有這樣蕭洒俊逸！
晨眺海上彩霞捧紅曦，
晚步松間清風漾明月。

秀雅，活潑，美麗，
原是我新尋的園地。

生命的源泉啊！
你快向自然奔流呀！
說不定那時又要遷去！

□偶得

菊 魂

微風懷抱着那個天真的少女，
少女懷抱着那個活潑的小貓；
風吹着少女的短髮，
還吹着貓身的柔毛；
兩隻晶晶的圓眼，
對着晶晶的兩隻圓眼；
「睡着了」「睡着了」
少女輕拍着手背，
學作育兒的新婦。

□戰後的城垣

菊 魂

流了多少血？

飛了多少肉？

才把你的身體，

穿了這些空洞！

狼從空洞中逃了，

虎從空洞中逃了。

哦！你這些空洞！

狼又從空洞中進去，虎又從空洞中進去

！

血肉的磚瓦，

生命的建築；

語 體 詩

旅進旅退，

只博得戰勝者的一笑啊！

□給友

菊 魂

這是一堆凋零的落葉，

這是我生命的殘餘！

好友呀！請你把這本小小冊子，

收拾起來！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用舌尖兒輕輕舐開，

這兒可以窺見我生命的真影，

可以窺見你的生命！你的真影！

□秋夜

汪 蔚 雲

——懷蕊妹

九

浙瀝的雨聲襯出了淒涼的秋夜，
我奄奄的病臥於此深沉的寺院；
伴着我的僅有慘淡無光的孤燈，
伴着我的僅有四野蟲聲的幽咽！

我彷彿一個陰陰的寂寂的孤靈，
夜深深祇徬徨於黑黯黯的樹林；
殘破的古佛默默的蹲踞在一隅，
冷風飄進陳敗的帳幔一盞青燈！

回想起那夢一般的歡娛的往昔，
我不禁呀兩行眼淚潮樣底氾濫；
她娉婷之影還好像在眼前浮蕩，

但是此刻呀已遠遠的隔了重山！

此刻呀只我淒涼的把往事追溯，
蕭條的細雨敲奏出秋夜的悲哀；
我奄奄的病臥於此深沉的寺院，
哦！殘破的往昔之夢更何日重圓？

□七夕給妹渭珍

高渭濱

——渭珍逝世一週年日——

一彎涼月和着萬點疎星，
新秋的夜晚風清冷的襲人衣襟！
今夜，紆曲的銀河分外皎明，
惹人心酸的織女和牛郎在河畔細敘幽情。

天上的美滿好似故意逗起人間的悲憤，
今夜吧，舊恨與新愁一齊佔據了我整片
的心靈！

我默然的趑趄在園中追憶，悵惘。

靈魂與心旌祇是飄搖啊，飄搖不停。

我怎能忘了去年的今日，天般的大禍降

臨，

殘酷的，猙獰的魔鬼奪去了親愛的渭珍

。

主宰一切的神聖是慣愛看人間的悲劇，

天哪，嬌美的女郎該是這般薄命！

語 體 詩

心幕重新把那瑣碎的舊夢片片開映，
我混身似針刺的不能安寧。

渭珍！我心中一切的一切，更從何處

向你訴說和聲明。

■ 暮

周仲芬

白雲在天邊悠悠，

裊裊的炊煙如柱，

看呵——

薄薄的一層淡霧，

輕輕地——

輕輕地把宇宙罩住！

山容斂住了微笑，
流水止住了嗚咽，
——一種哀壯幽沈的情調，
被薄薄的暮麻醉了。

看呵——

遠遠的一人一騎，
在荒郊馳驅疾步，
可憎的薄霧呵，
罩下了大幕，
使馬兒人兒彷徨在歧路！

陡的一陣哀鳴，

一排雁兒從天空飛過；
猛抬頭——
那水天接處，
有兩三歸帆，
——幾點漁火。

■戰歌

周仲芬

莫忘掉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
記住已到了同胞振作的時辰，
你聽那鞞鼓聲聲胡笳兒陣陣，
時代的警鐘呵在不絕地長鳴！
——
時代的警鐘呵在不絕地長鳴，
我夢寐中的同胞快快地蘇醒；

太平洋的兩岸蘊着殺氣騰騰，
亞洲東郊原免不掉一場戰爭！

亞洲東郊原免不掉一場戰爭，
不幸的中國呵是劇戰的核心，
帝國主義的爪牙牠暫時伏定，
急色的東鄰日本暴露出野心！

急色的東鄰日本暴露出野心，
戎裝的日兵長驅向東省猛進，
襲取了瀋陽在九月十八之晨，
不一月間已把遼寧整個佔領！

不一月間已把遼寧整個佔領，
可痛東北的人民飽受了蹂躪，
當國的態度保守着不聞不問，
美麗的河山拱手讓與了敵人！

美麗的河山拱手讓與了敵人，
無辜的羣衆枉做了犧牲之品，
閭牆之門原爲了勢力底不勻，
國家的存亡豈是他們的責任！

國家的存亡豈是他們的責任，
四萬萬同胞將淪爲亡國孤魂，
強權之下原談不到公理和平，

他人的協助無異是紙上人情！

他人的協助無異是紙上人情，

是否還要同胞自己奮勇拚命！

聽！那鞞鼓聲聲胡笳兒陣陣，

戰場上無數冤魂在不絕悲鳴！

□小詩

石元道

(一)

投火的飛蛾，

你既羨着光明，

怎不飛向太陽猛撲，

却在這渺小微弱的燈光中犧牲？

(二)

可笑的時候，

盡量的笑；

要哭的時候，

痛快的哭；

人生的意義，

只是笑和哭啊！

(三)

誰說鄉村中留着善和真！

見了衣衫襤褸的人，

村犬也是吠的呀！

(四)

別道心心相印啊！

人的表面就各異樣了。

(五)

明淨的玻璃窗上，
蜜蜂想找出光明的前途，

——被引誘的弱者啊！

□ 小詩數首

(一)

春風領了春花來，
又收拾了殘英去，
花是被春風戲了！
誰又暗中戲着春風呢？

(二)

別再緩緩的流啊！
春水。

石元道

急急的趕上前，

把春光載回。

(三)

落花隨了春水，

東西流。

是春水多情？

是落花薄命？

□ 春意

石元道

枝頭鳥鳴，

曉夢驚醒；

寒梅數枝，

認是春意一絲。

春意！春意！

來自何處？

是花帶春來，

春生花裏？

□哀音

張孝純

我委實是弱中之尤者，

鎮日裏躑躅於湘江之濱。

哦！何處是我安居的家庭？

家庭呵，何處去尋？

；
昔日的家庭，祇是斷壁危樓和敗瓦殘楹

；
美麗的故鄉，已是萋萋的蔓草縱橫。

還有呵！羣羣的鬍體和白骨燐燐，

往日的繁華和歡樂不再有一些留存。

我祇能流浪在這沙漠般的荒城，

每日啊！每日感到欺僞的人生，

我的前面蹲了魔鬼在怒吼猙獰，

我已是，我已是不能跳出這人海的深深

。

莽莽的麓山已築起了我歸宿的墓門，

我並不傷心我遭了這不幸的劫運。

因為這萬惡的社會給我以無限的冷酷，

我的愛人也在我的心版上劃了一條創痕

一切的人們——

一切的人們都給我以虛偽與猙獰。

我祇得捧了滿腔沸騰的熱血，

貢獻給聖潔的詩靈吐了這一曲哀音！

——一九三三，暮冬於長沙。

□ 夢

張孝純

昨夜我做了一個粉紅色的夢，

夢得走入了愛人的香房中，

這時，她正在溫柔地酣睡着；

於是我便送一個愜情的吻上她的芳唇。

不知何時驅走了她的睡神——

詩 體 詩

她便輕揉了她惺忪的眼睛。

我連忙上前狂烈的抱擁——

盡情的訴說別後相思的殷殷！

她祇是默默地低頭無聲，

好似西城秋柳不勝寒風的蹂躪。

這時熱情在我倆的內心對流；

哦！哦！夢中的情景是假是真？

——寫於晨起回憶之時



從友誼到結婚

三大要素

金蘭譜

友誼的結合，雖然由於精神方面，但也不可不一種盟約，以堅雙方的信仰，這金蘭譜，式樣新穎，詞句典雅，極合訂交的需要，共分八種，自一角半起至四角半止。

婚約

現代青年的訂婚，決計不適用陳腐而涉乎迷信色彩的庚帖，必要用一種新穎的信物，來代替他，像這婚約便是，裏面由杭裨英畫師構圖，七色套印，色彩鮮艷，詞句大方，每冊四角。

結婚證書

市售結婚證書雖多，而印刷惡劣文字粗俗的實佔大半，惟本局所售，純用七色膠版印成，色調和諧而美麗，與眾不同，甲種八角，乙種五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詩

◎秋日雜感

賀 塵

今。夜。看。明。月。相。思。處。處。同。飛。鴻。來。遠。塞。秋。葉。下。疎。桐。木。落。關。山。瘦。風。多。鼓。角。雄。茫。茫。身。世。感。搔。首。問。蒼。穹。

羈。旅。江。南。客。光。陰。急。似。梭。壯。心。悲。擊。劍。落。日。恨。揮。戈。潦。倒。青。衫。舊。飄。零。黃。葉。多。鄰。家。時。送。酒。笑。語。慰。蹉。跎。

自。笑。謀。生。拙。朝。朝。隴。上。歸。暮。雲。迷。鳥。道。落。月。冷。牛。衣。多。病。塵。生。几。偷。閒。靜。掩。扉。何。時。一。吐。氣。剝。復。有。玄。機。

鳳。閣。人。歸。去。紛。爭。已。廿。秋。擅。威。唐。節。度。跋。扈。漢。諸。侯。制。度。茫。無。定。蒼。生。不。勝。憂。神。州。荊。棘。滿。蕭。瑟。使。人。愁。

詩

詩

二

渾似周天子。空存擁戴名。新亭誰灑淚。易水已無聲。烽火榆關路。旌旗洛下城。乾坤皆戰伐。還欲請長纓。

苛政猛於虎。何堪再折磨。金樽消碗磊。塵海起風波。國困錢糧重。年荒盜賊多。登樓增感慨。世事竟如何。

◎浣紗詞

賀慶

水滿清溪好。護持等閒。浣得白如絲。妾身不比苧蘿女。朝嫁吳王。暮范蠡。倚石臨流意自遠。楚腰纖細不勝衣。低頭輕唱瞿塘曲。驚起鴛鴦拍拍飛。

◎和影山戴夢蝶君三十述懷原韻

甲子春作

賀慶

歐風美雨客心驚。回首中原抱不平。破碎河山誰改造。陰森劍戟正縱橫。故園猶幸存松菊。亂世何堪問死生。我有一言君記取。在山泉比出山清。

◎春耕

賀慶

老樹鳴鳩鳩。春雨郊原足。相期叱犢行。一鞭山水綠。布穀啼復啼。催耕何太速。野老倚藜杖。教兒學種粟。村婦提壺饋。喚餉茶與粥。農夫荷鋤來。相見多親睦。漠漠白鷺飛。依依暮烟簇。歸去

日已斜。黃梁尙未熟。

◎春漁

賀 塵

灼灼潭上花。萋萋河畔草。花隨流水去。草向漁磯繞。扁舟湖上游。笠影水中杳。飄泊狎鷺鷗。欸乃驚魚鳥。滿載松江鱸。歸宿西巖早。迴看天際流。烟波何浩渺。

◎重訪台泉

賀 塵

重到台泉訪故知。白雲鬢鬢雨如絲。春風依舊私桃李。綠葉成陰異昔時。

◎懷友

賀 塵

君自雄飛我守雌。渺茫魚雁欲何之。讀詩每憶聯吟日。聽雨猶追話舊時。渭北江東春鶴鷗。停雲落月影遲遲。年來故舊皆分散。剩有琴書好護持。

◎讀趙饒芬女士遺詩愴然賦此

賀 塵

鶴化鸞孤不計春。無端降謫到紅塵。年年奔走青山路。教育生涯寄此身。（女士適趙氏。夫早卒。隻身風塵。以教育爲生涯。）

河山光復賦歸來。桃李株株手自栽。一卷吟哦詩興暢。荷花詠後又寒梅。（聞與左香閣諸君

集九第 卷七第

唱和有荷花寒梅詩最佳）

匆匆羽檄到琴川。又向江干泛客船。（壽州令程鑑之母與女士最善。有書來涇。約遊壽州。）
小倚蓬窗翹首望。涇山淮水兩愴然。

落日猿聲滿壽州。豈知此地賦仙遊。月明一掬鄉思淚。冷咽長淮水不流。（至壽州未數日而卒。）

白雲飛處素旗開。報道夫人玉櫬回。最是多情羣弟子。不勝泣血有餘哀。
悲風瑟瑟草淒淒。步到城南路轉迷。（聞夫人墓在涇城南門外。）命薄才豐千古恨。江南三
月杜鵑啼。

◎感懷

賀 塵

虛度光陰廿二春。家園困守歎沈淪。買臣不遇妻先怨。季子歸來母亦瞋。到處人情皆冷落。生
成傲骨自嶙峋。當年張緒丰神減。不肯甘心誤此身。

◎癸酉暑假雜詩二十首

周策縱

又賦歸來興未休。殘山賸水欲棲留。無端忽有年華感。百里飛車捲客愁。

烟霧昏埋人。盡醉江山高詠。我非狂。此行不若山陰道。却喜前途是故鄉。（自衡校假歸途中）

口占）

擊劍吹簫我欲仙。天涯作客待三年。故家文采風流在。紅藕花深一釣船。

自是今吾非故吾。疎迂個儻兩分殊。南陽若許狂生臥。不向燕都作狗屠。（家居偶感）

臺榭依稀著雨斑。多情猶是舊溪山。渾無尋處前時跡。但有登樓一淚潛。（與諸友至營校溫

習舊課校爲余三年前母校）

寧謂健兒好身手。不須頽喪作孱童。憑君百丈干霄氣。挽此千年靡靡風。

莫自蹉跎誤此身。當年我亦孰爲倫。蒼茫來日須同濟。荆棘充途世路堙。（示營校諸小友二

首）

小家碧玉早超塵。宛轉歌喉強笑嚙。若使才人嫁。斷養不應現作女兒身。

爲惜飄零花易凋。故園長夜雨蕭蕭。紅顏恨與青山淚。都付春江上下潮。（營市演劇某坤伶

才十二歲表演極佳）

滄溟鯨浪正排空。月映刀環戰血紅。底事沉機觀變好。殘棋一局付諸公。（閱報有感）

詩

五

千古摩崖氣茫蒼。活溪風月許評量。文章亂世工何用。寫盡雄懷付酒觴。（曾老師再題與諸友組織活聲文藝研究社邀余與牧弟加入）

午夜簫聲惜逝波。故人書喜說蹉跎。韶華過眼歸何處。悔却年年醉臥多。（連日得友人劉華秀李興禮手札漫書）

記取重陽亦駐騁。晚風亭畔寺門南。最憐舊事都成夢。閒倚山樓看翠嵐。（晚眺）

古寺陰沉晝掩扉。日長人靜燕飛飛。披襟借得邯鄲枕。大覺驚來一夢非。（晝寢）

千年龍戰玄黃血。一局天驚黑白棋。小住蓬萊都不管。野塘風竹入新詩。（六月初十日諸友

既散去余與牧弟亦家居）

定盦詩句鐵錚鏘。怪熊魂繞筆鋒。我拾羽琕三尺劍。九天橫雨殪蛟龍。（暇時集襲定盦詩句得十餘聯）

樊將軍頭大如斗。督亢圖窮現匕首。想見秦庭倚柱時。吁嗟後起復何有。（讀史記刺客傳荆卿刺秦皇事）

夢醒聽雨雨初收。斜日遲遲照澗流。野渚菱荷花放後。西風吹到故園秋。

暑氣全消人意淡。枯棹聲。渴老農忙。野塘披拂千條柳。猶帶殘蟬噪夕陽。（初秋即景）
纔息風塵又別家。明朝客路卽天涯。匆匆隲影遲遲意。爲戀東塘月色賒。（中元節後一日東
裝赴校）

○秋日雜詠

劉祖詔

金風拂拂碧林凋。獨步秋郊苦寂寥。且喜木樨香不斷。好隨籬菊伴清高。
楓樹幾株葉染丹。青山點綴畫圖看。寒聲斷續添幽恨。悵望關東淚暗彈。
月小天高氣漸涼。晴空陣陣雁南翔。秋來莫自添哀怨。發奮男兒當自強。
繁華謝盡是清秋。滿目荒涼景象愁。鴻雁哀鳴驚客夢。丹楓白荻正盈眸。

○雁來紅

姜曉燕

非花非草映簾櫳。豔耐清霜瘦耐風。欲把芳名題舊壘。故將醉態託飛鴻。不沾塵垢驚樊素。略
點燕支咲小紅。遮莫遠書輕淚點。較多搖落勝丹楓。

○算盤

姜曉燕

體製出司農。英雄拜下風。能參天地奧。不藉鬼神功。撥處分釐見。推時子母通。毋將等閒視。禍

第九集 第七卷

福在盤中。

◎村居雜詩

長日閑居掩竹扉。愁思愈靜愈難揮。草堂寂寂黃奴睡。幾片白雲天際飛。
小步庭前去又回。欲眠倦眼閉還開。蘚苔徑裏叢叢綠。瓦雀聲聲入耳來。
日晡溪頭彳亍行。青松溪上一枝橫。遠鴉啾噪斜陽裏。伴影歸來對短檠。
夜靜蟲聲四壁咽。孤鐙獨對意綿綿。吹鐙悄入羅幃去。一縷清光照枕邊。

◎清明野望

綠樹陰濃挂夕暉。孤邨隱約暮煙微。紙灰滿地無人管。付與東風儘日飛。

◎春日晚眺

青帘挑出酒樓斜。古木蕭疏挂落霞。吹笛牧童歸野店。滿頭多插綠楊花。

◎蝴蝶風箏

形是莊周夢裏身。高飛雲路更精神。看來雖有騰空術。旋轉東西總賴人。

◎郊行

江立華

曾祖蔭

曾祖蔭

曾祖蔭

曾祖蔭

郊原嫩草綠離離。正是騷人行樂時。何處紙鷂吹斷綫。飄來落在野棠枝。

◎春日雜詩

曾祖蔭

渺渺平蕪澹澹煙。酒旗高挂小邨前。溟濛不斷催詩雨。潤遍前川草色妍。
皓魄當窗梅影橫。一簾香氣不分明。春來何物增鄉思。半是鶉聲半雨聲。
愁緒紛紜總不清。吟詩獨自坐三更。黃鸝似覺人寥寂。也傍梢頭著意鳴。
薰風澹蕩繞窗紗。勝景於今半已賒。忙煞無知雙蛺蝶。風前猶護未開花。

◎癸酉旅懷

曾祖蔭

頻年書劍寄他鄉。客況淒涼我備嘗。漫道淒涼詩可解。詩人最怕寫淒涼。

◎江邨晚眺

曾祖蔭

烟水蒼茫望眼賒。離羣哀雁落汀沙。殘陽一抹江南岸。紅遍蕭蕭蘆荻花。

◎思友

楊雪森

鄉關話別亦堪憐。彈指駒光又一年。多少雲山多少恨。相思最是暮春天。

◎思親

楊雪森

客裏思家味更真。朝朝暮暮困愁城。此情此景無從訴。暫把平安報老親。

◎鳳城告別

丘輝謙

汽笛兩三聲。忙催別鳳城。人生本如寄。到處可娛情。
碌碌登舟後。船行覺岸移。倚窗臨水照。認否舊鬢眉。
晚景無窮好。嫦娥照碧空。人家何處是。犬吠出籬中。
夜靜濤聲壯。酣然睡興濃。推篷清早起。舟過嶺重重。

◎悼亡姪其惇

丘輝謙

客路哭兄悲未已。曇花一現又興嗟。茫茫世事江中月。渺渺人生鏡裏花。慈母在堂心忍棄。重
闈望汝眼徧賒。如何虎口剛纔脫。又被罡風折脆芽。

◎飛機過潮

丘輝謙

喧嘩擾攘覺心驚。底事傳呼閉滿城。羣立露臺翹首望。遙看雲際御風行。聲如戰馬交鋒急。狀
類飛鷹剪紙成。巧奪天工人事妙。空中爭鬥費經營。

◎參觀潮州貧民教養院感賦

丘輝謙

物質文明生計苦。百人造物一機成。跳梁本爲飢寒逼。乞丐非皆懶惰生。欲作工傭誰顧問。更無資本足經營。貧民教院今成立。善後維持賴衆英。

◎題任立凡漁家樂圖

林巽吉

賣得魚蝦換酒回。蘆花深處醉新醅。停杯且唱漁家樂。好待前山月上來。

◎題山水圖卷

林巽吉

纔出重山又入山。青林紅樹翠微灣。一鞭殘照秋風裏。忘却身居行旅間。

◎題虎

林巽吉

極目楓林似錦紅。深山秋老曉霜濃。山君欲與寒威敵。雄踞高崗第一重。

◎合肥雜詠

李嘯谷

綠暗紅飛雨乍晴。青青槐柳擁南城。凭欄十里香花遠。不斷薰風拂面迎。（香花墩）
層層石級到禪堂。竹韻松陰帶雨涼。聞道阿瞞曾教弩。英雄霸業怎消亡。（教弩臺）
芳草芃芃樹色蒙。燕飛蛙語夕陽紅。當年魏將藏舟地。往事而今付碧空。（藏舟浦）
縱馬橫戈意氣豪。重圍飛出怒波濤。天心無奈三分定。徒使將軍奮劍韜。（飛騎橋）

集九第 卷七第

詩

一二

映帶清溪綠水。淩。鳥聲雜亂氣氤氳。吳姬越豔歸何處。箏管中宵怎不聞。（箏笛浦）
興來散步獨登樓。萬里江山筆底收。玉漏銀壺今在否。風聲角韻水長流。（鎮淮樓）
雪霽歸來郊外遊。蜀峰獨峙鎮千秋。廬陽第一名山地。叢竹修藤梵宇幽。（大蜀山）
大蜀峰高接暮煙。登臨直上翠微巔。松濤竹雨梵宮靜。入耳鐘聲世慮蠲。
荒亭廢榭久成埃。名冠當時俊逸才。勝蹟只餘四面水。依然月照讀書臺。（明遠臺）
畫角聲聲盡楚歌。夢中驚起喚如何。可憐多少英雄輩。竟被娥眉志氣磨。（別虞橋）
攀羅步步上巉巖。四起峯烟接翠霄。山色霞光相掩映。重重帆影逐江潮。（四頂山）
海外浮來第一峯。石泉滴瀝碧苔封。倚松且誦歐陽記。煮酒烹茗興正濃。（浮槎山）
層巒列嶂白雲低。怪石崎嶇煙氣迷。樵客歸來天欲雨。行人怕聽鷓鴣啼。（大潛山）
突然孤立一峯青。唱晚漁舟枕上聽。却憶山中幽絕處。好將詩酒共忘形。（小孤山）
湖上閒登百尺樓。三峯聳插碧雲頭。水輪飛上瓊瑤閣。激灑金波水面浮。（巢湖）
花放鳥啼春日遲。蒼蒼松柏李公祠。巍巍勳業今安在。虎鬥龍爭又幾時。（李公祠）
調和鼎鼐握樞權。穆穆雍雍幾十年。借問相公園在否。頽垣草長噪寒蟬。（相公園）

名山芳塚各千秋。斜立殘碑草木稠。世界滄桑多變幻。夕陽依舊映丹榴。（梁女墓）

◎秋思

朱景初

寂寞空齋裏。炎威已盡刪。溪流環室靜。月影入窗閒。浩氣頻來復。清音任往還。平生何所思。澹泊寄秋山。

◎哀上海詞

劉漢仙

最傷心處最繁華。煙火樓臺百萬家。芻狗生靈天不管。東風吹血濺櫻花。最繁華處最傷心。戰鼓聲聲感不禁。天韻樓頭翹首望。吳淞一片陣雲深。短兵長戟密如林。萬馬難將一炬禁。錦繡樓臺成瓦礫。最繁華處最傷心。何堪灰劫變蟲沙。萬國當年混一家。車水馬龍無日夜。最傷心處最繁華。微恙應無舊雨知。噓寒問暖只妻兒。抵抗力弱同孱國。拳曲眠多笑睡獅。利病藥良寧苦口。勞生心慰莫如詩。興來仍作驕人語。不廢吟哦不算癡。偏因善病得偷閒。藥鼎書囊那忍刪。病後情懷仍鬱勃。酒邊詩興未闌珊。半生落拓知音少。一語能奇割愛難。却笑荆妻差解事。常將翰墨勸加餐。

集九第 卷七第

詩

一四

◎續哀上海詞

劉滙仙

徒戎不得議和戎。樽俎無人善折衝。愁煞湖山歌舞地。夜深潮咽大江東。
漁陽先慨失藩籬。援滬空聞競出師。道阻且長來不得。螳螂黃雀互猜疑。
昔日羣稱安樂窩。而今風景果如何。平蕪草綠申江碧。雨濕天陰鬼哭多。
江南春雨杏花天。斷送繁華劇可憐。豈果中原無義士。忍將上海繼朝鮮。

◎寒食節

劉滙仙

客外又逢寒食節。心中更動故鄉情。如塵世事年年換。似水年華暗暗驚。
賴有文章供飲啄。寧無詩酒慰平生。從來不慣因人熱。冷淡何妨味獨清。

◎清明節

劉滙仙

暮。騰。塵。世。幾。清。明。一。遇。清。明。百。感。生。滿。院。幽。香。花。弄。蝶。半。窗。晴。日。樹。啼。鶯。
外。樓。高。玉。笛。橫。却。笑。風。光。渾。不。惡。難。處。其。奈。好。紛。爭。天。涯。人。遠。珠。簾。捲。柳。

◎中秋對月雜感

劉滙仙

誰捧銀盤出大千。月娥皎潔似當年。古今圓缺尋常事。照到吳淞恐黯然。

萬里清光一片秋。家家兒女競登樓。那知國事如麻亂。指着水輪笑不休。
每逢佳節慣興歌。勞念邊疆感獨多。欲與嫦娥通一問。白山黑水近如何。
明河燦燦夜悠悠。恨緒愁苗乙乙抽。天下幾多不平事。一時和月到心頭。
十年深悔劍橫磨。耳熱名流俠子歌。知己天涯相聚少。豪情只許訴嫦娥。

◎夜覆廖硯兄汝昌書附詩三首

劉漢雄

夜深明月照窗櫺。此際詩懷分外清。一韻吟成才擱筆。隣雞喔喔已三更。
當年圖畫說天然。(余與廖君同學師範時伊作「天然圖畫說」一文甚佳)曾拾雲山入
短篇。今日明湖荷葉綠。可能聯袂唱田田。

飄零蓬梗感華年。風雨懷人倍黯然。最喜會期還不遠。青燈重與論詩篇。

◎山寺

沈卓然

羣山圍繞梵王宮。飛瀑流泉到處通。蕉鹿迷離終是幻。偶隨釋子話空空。

◎水亭觀弈

沈卓然

綠陰迴合水亭涼。風送芙蓉別樣香。一晌靜觀棋局罷。浮生得失儘堪忘。

詩

一五

詩

一六

◎中秋

沈卓然

不見中秋月。平添一段愁。遙知閨裏望。應念海西頭。

◎病榻偶成

沈卓然

院靜更殘轉斗杓。孤燈病榻倍蕭條。那堪更聽離亭笛。多恐吟魂已暗銷。它鄉雖好不如家。流落年年只自嗟。夢向鏡湖浮一葉。西風吹老白蘋花。

◎題袁君癯梅歲寒臥雪圖

沈卓然

雪滿空山裏。天寒獨臥時。高懷誰不仰。先德爾能持。嫵媚廣平賦。風流和靖詩。羅浮如可到。清夢未應疑。

小

說

舊皮襖

石中玉

太陽到了冬天，便溫和地眯着笑眼。空氣在她的範圍下，也便覺得可親愛似的。風兒雖然是微小，却都在寒冷裏活躍，似乎在窺伺人們，想找一個襲擊的機會。

麻雀兒在廚房裏吱吱喳喳的叫。從鍋蓋上飛到櫥上，從櫥上又飛到地下，一刻也不停留地忙碌着。廚房裏有限的米粒都啄完了，仍舊在到處的搜尋。偶爾得到外面一點聲息，側了側頭，眼睛凝然的聽。

「該死！一定是飯籃子沒有掩蓋好，怎麼這些麻雀在鬧？」王老太慌慌張張地走到廚房裏來，嘴裏不住地喊，呼的一聲，麻雀都飛上屋簷。有的還露出留戀的樣子，不住地把眼睛往下面窺探。簷上擦擦地響，嘴在不停地剝啄。

『唉！這年頭，什麼都反常了，誰還能大大意意的過活？油也漲了，醬也漲了，錢却不漲。值十塊錢的東西欲賣出去，還賣不到五塊錢，欲買值五塊錢的東西，却又非花十塊錢不成。天是在收人啦！』王老太坐在竈前的凳子上默默地想。『天是在收人啦！』擦地一聲迸出一朵小火花，一團團的濃煙從癩凹的嘴裏噴出。

『裁縫這東西真壞，這件皮子，起初託人向他買，開口居然要二十四塊錢。多麼貴啊，做一件衣要幾十塊？給他二十塊都不理人。還說什麼老年人過的是過去的日子，什麼東西，都犯前朝搬出來作比較，太不識時務。本來那件皮子在我出嫁時買，也不過幾塊老本洋，怎談得上幾十塊？』望了望穿在身上的新衣，將衣角翻轉，慢慢的撫着。雪白的毛，兩面披倒。『說起皮子來，確也還好，可是貴了點。皮子二十二塊，加上面子工錢八塊，不就是三十了嗎！』濃煙又噴出了一大團，噙了兩聲，把旱煙管在地上敲着，慢慢地又上了一袋，嗖嗖地吸。

『那件呢，舊可太舊了。』掐着指頭。『哈！也快二十多年，留着壓壓腳也好，冬天腳底下總缺點煖。但是，新的去了三十，還要這舊的幹嗎？鬼裁縫尖頭尖腦

的說有人要買，出五塊錢。哼！就和新的打對折罷，也得要十一塊，怎有這樣便宜？這傢伙一定想在裏頭賺錢。但是八塊錢總得給我，五塊六塊却不行！」呵地吐了一口痰。

『賣不賣倒不算什麼事，可是惹得裁縫不住地三天兩天的跑來問，也就夠厭煩的了。咳！今天說添一角，明天說添兩角，看他一直添到多少！』皺起的兩頰，微微地露着笑意，但却很快的又消失了。

麻雀似乎等得不耐煩了，一個大膽地飛到鍋蓋上面。接着呼呼地飛來兩三個，驚醒了低著頭的王老太。『噓！噓！又來了！』她趕忙站起來，麻雀便一陣風地都飛回去。

外面嘯嘯地有人敲門。

實際上，王老太的家庭，只有她的一個老伴。老伴早出門去了，有誰來找？『唔！想必又是那裁縫。討厭！看他今天又加多少？這傢伙一定是想賺幾文。不然的話，那有這麼殷勤？哼！不到八塊錢，你就是裁縫祖宗也別想。』嘯嘯！門又在亂

響，慌忙移動着蹣跚的脚步。『咳！這裁縫！……』

『呀！原來是你！』

『姑媽！你老人家……想不到的吧？』

『怎的一個人？走來的嗎？』望了望單身進來的身形。

『我不是今天進城的，前天就來了，住在客棧裏。本想一直到你老人家那裏來的，因為你姪女婿怕吵鬧你老人家，這兩天又有點事沒有料理好，直到今天才有工夫來看看你，不見怪吧？』

『什麼？姑媽正想會你，歡喜你呢！那裏會見怪？』望了望姪女的容顏比從前憔悴了。衣裳也比從前襤褸，皺了皺眉。

『你到城裏來有什麼事呢？』勉強的笑了一笑。

『唉！你姪女婿從前不是在鄉下教書嗎？去年一場大水，咳！這水把學生全沖跑了。起先有學生教，東家一碗米，西家一捆柴，過活也不怎樣。學生一沒了，油鹽柴米也樣樣都沒了。所以他和我商量想到城裏找點事。不然，怎辦哪？蹙着眉，

聲音有點顫動，淒涼。接着：

『你老人家近來發財了，又做了件新皮襖呢！』嘻嘻的笑。望着從裏面伸到邊緣的白色的毛皮，散羨的眼光閃動着。

『什麼發財呵！城裏的東西一天天在貴呢！這衣也不得不做的。花了三四十塊。不過人生在世，是爲快活，衣都沒得穿，便太沒意思了。這大年紀，遲早也快了，也用不着再去可惜錢了呵！』

『可是你姪女的命比你老人家不同了。在他家吃也着慌，穿也着慌。這樣冷天，唔！還只穿着兩件夾衣。』說後，心裏又想：才來便說窮有點難堪，低着頭望望地板。

『真的，這大冷天，沒有棉衣怎好？凍壞了呢！』摸了摸她那冷冰冰的手。『咳？可憐的小孩子！衣……我的怕你穿不上。那件皮襖可也太舊了，不然，就給了你……』

『姑媽！什麼皮襖？是不是那一件？』指着牀上的皮襖，舊的黑毛似乎也在閃

光。

『是倒是的，不過太舊了一些！』

『好得很啦！你姪女說句不知好歹的話，你老人家如可憐我，就賞給我挨過這個冬吧！』顫動的音波，却賴有勇氣在鼓盪着。不自然地哈的笑了一聲，一雙媚人的眼，向那枯瘦的乾皺的臉投射了過去。真有些像可愛的小犬，向牠主人求食的樣子，眼裏閃耀着的光澤。

『好！只是太舊了，穿了還不及夾衣暖，所以我才換了這件新的。花了三四十。咳！這年頭，什麼東西都貴，別說衣吧，一尺線也得要兩三個銅子。咳！這年頭！』望了望舊皮襖似乎不很舊，裁縫出到六塊了，心裏有兩股大水，面對面地衝盪。肚腹內窒息得氣也難透，黃煙也忘記吸了。一屋子的東西都看不見了。只一團陳舊的羊皮，塞滿了眼，塞滿了跳動的心。

『呀！多謝你老人家哪！你老人家待小輩真好哪！』

『唔！只太舊了。咳！這年頭什麼都貴呵！』

屋角上的太陽，閃着要告別的眼波。麻雀一個也不見了。屋簷上的瓦松似不睬人的站定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空虛充滿了心。「怎好？裁縫已許了六塊呢！」王老太默默地想。

「呵呀！忘了時辰了！晚飯也不弄了呢！」站起來撲撲衣上的皺痕。

「時候是不早了！」

「你在這裏吃晚飯吧！」

「謝謝你老人家。我也要回去弄點飯。我們是不吃棧房裏的。你姪女婿在候着呢！」

「不玩玩嗎？馬上就走？」

「明天來吧！」望了望有光澤的舊皮襖，緩緩地走到牀邊摺疊着。

「挾着皮襖有點難爲情。」羞澀在臉上浮動。

「沒有什麼，……咳！世道難囉……咳！世道……」

影子遠遠的消逝了。王老太無精打采地掩了門。

「咳！給她也好，真個可憐。姑媽不應該這樣待姪女兒嗎！可是裁縫已經答應給六塊了。」

蹦蹦！門又在響着。

「今天怎的這些討債鬼這樣多！又在敲門，不睬他！」

「喂！王老太！開門啦！」很熟的聲音。

心裏失去了什麼似的，呆呆地坐着。屋子裏面已經被黑暗深深地佔領了，忘記了點燈，肚裏只管響，也不覺得餓。

「王老太！開門啦！是我！」

「該死！是那裁縫！」停了一歇：

「亂敲些什麼？無事來瞎搗亂！」

「老太不要生氣。皮襖就算八塊錢，把門開開，讓我給錢啦！全數帶來了。」心裏不知道想着什麼，一聲也不響。悠悠地歎了一口氣，却沒有站起來去開門的勇氣。

瘋子

鄭素明

瘋子，這是監獄的長官賜給他的嘉名，雖然別的人誰也不承認這名詞的適當。然而，不顧利害，不畏強權，爲着想減輕大眾的痛苦，毫無代價的把自己生命犧牲了；在聰明人的眼光看來，這也許正是地道的瘋子吧！反正他的真名字，誰也沒有放在記憶裏，我也只好叫他做瘋子了！

其實，瘋子的本性，確也有些瘋狂的狀態。他比平常人高出一個頭的身材，又粗又大盤筋突脈的雙臂，黑炭一般的皮膚，頭顱像冬瓜一樣圓大得好笑，大眼，厚唇，凹鼻，疏疏的眉毛，在他的面部，不，就在他整個的身上，任誰去精細的觀察，也找尋不出一點「伶俐」來。像一塊蠢重的頑石一樣，遲鈍而且板滯，難得有些微的變化，這就是上帝喜歡給他的靈魂，他樂意的接受了。

他自小養育在一個窮陋的農家，長大了，承繼他父母的傳統在世業，用他的強大的體力，在強烈的陽光下面，牽着駕了犁耙的水牛，在田疇裏工作。他生平不知

什麼叫做「進取」，他只希望年成好，他可以欠田主的租穀，每餐五六碗飯吃得飽就滿足了。他今年已三十多歲，從沒想過女人的事，雖然有時看見挑水的妖冶的隣家的新婦，心下也飄飄然有一些衝動！

終於這樣的一個時期到來，瘋子耕的田一年年的收成壞了，而瘋子交給田主們的租穀，却一年年的增高。他流汗的苦作的結果，就是那龐大的肚皮的虛空，飢餓的感覺。極端忍耐的瘋子，被這災禍的重重打擊，再也不能安靜了。他開始焦慮那天天需要的食糧問題，他屋裏只存有不足二斗的粗米，和十斤內的番薯，即使兩者混合着吃，也不能支持到十天以外的呵！他沒有錢，更沒有信用可以去村裏的米店賒帳，那麼，十天後怎樣好呢？他的額上平添了許多縐紋，粗黑的雙眉整天緊壓着，海樣的大口放出深長的悲哀的嘆息。

隨後，他睜着大眼去注視村裏的幾個富人，拿自己的勞苦和飢餓，和他們的安逸溫飽比較，隱隱的感覺到不平了。那些人蔴骨般的骨頭，不比他的堅韌，那些人也不能挑起一百斤重的穀，那些人白蠟一般的皮膚，一世也沒有給日頭曬過，或許

一曬就會融化了的，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在田裏伴着耕牛操作。那麼，憑着什麼理由，他們可以坐在屋子裏吃，并且比他吃得多，吃得好呢？人們把辛辛苦苦種來的穀米，差不多全部的擔到他們的家裏，於是他們便白吃了！哼！眼睛裏燃燒起熾盛的惡恨的火燄！

有一晚，村裏一個富人的家裏，遭盜賊光顧了。聽說十幾個頭纏黑布的好漢，手拿着明亮亮的槍械，把事主們禁押在室的一隅，然後從銀櫃裏拿去千多元的現銀和鈔票，女人的身上剝去所有的金銀首飾，他們迅速地填滿了他們的慾壑，前後只費了十分鐘的時間！強盜裏面的一個，據認得的人說，是前村裏平日行爲很端正的農夫阿九。派人去訪查，果然阿九的屋裏沒有人了。

瘋子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好像上帝賜給他的一個寶貴的暗示：他如果不甘心做餓殍，就要去模仿阿九的行動了。那晚是個沒有月亮的深宵，他拿着一把菜刀，偷偷的撬開隔鄰黃寡婦的大門，溜進去捉雞一般的把她捉起來細綁好了，用一團布塞住她的嘴巴，在她的牀尾的一個包袱裏面！搜出十多捲的銀毫來！從容地拿走了

。那時，巷裏黑沉沉的非常幽靜，連狗兒的吠聲也沒有，顯然是沒有人知道剛才發生的事故的。忽然他心裏飛來一個奇怪的思想，以為不可把這個機會錯過，便折回她的屋裏，把大門關好，摸進黑暗的房間，抱起細綁着還不夠三十歲頗漂亮的黃寡婦，放在她的大牀上。在他的強暴的慾燄和臂力下面，無論誰也不能稍加抵抗。這樣，三十分鐘後，他才離開她的身上，心上說不出的快樂的走了！

從明天起，村裏少了兩個人，一個是被辱後自縊身亡的黃寡婦，還有一個，便是到阿九那裏去入夥的瘋子。

瘋子離開世代居住的貧苦的農村，拋棄他親熱的侶伴，水牛和耕具，毫不憐惜留戀地，走到那深邃的綿亙的羣山裏面。週圍是蒼翠撐天的老樹，豐茂濃密的野草，擋路磷砢的巖石，驚人的鶴唳和悲慘的猿啼，就在這樣冷僻孤寂的地方，他們這羣由飢餓農夫而變成的好漢，搭了一個茅棚作為他們的大本營。白晝在裏面睡覺，夜裏到遠遠的村落富人的家裏搶掠。有時只須把槍口對正事主的胸膛就行了，有時却要惡狠狠的和「他們」爭鬥。瘋子也得了一根鎗和數十顆子彈，學會了怎樣去使

用牠們。

這樣的光陰過得很快，山林的生活已經有幾個年頭了。瘋子沒有想到再回農村去耕種，他以為和只有工作不能吃飽的農村斷了緣，是一件很可喜的幸事。他有擔來的女人，做他暫時的老婆。然而他的心中却牢牢的記憶着黃寡婦，他從她那裏得來第一次性的經驗，那是他生平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情。

勇敢、忠實和待人的懇切，他漸漸地被一班兄弟們擁戴，鄉村裏轟傳他成為有名的盜魁了。但是，結局也就到了！

有一次，他率領着一隊兄弟去搶劫，已經得手了。有一羣保衛團汹汹的從後面追擊着。鏗鏘的鑼聲，把附近的人們都引出來，他們被包圍住了，在田洞裏開始猛烈的鬥爭。他怒極了，狂叫着活像一個癡性發作的瘋子，帶着兄弟們衝鋒逃脫了。走了不遠，遇着另一羣赴援的軍隊，又經過一場劇烈的戰爭，他的鎗膛子炸裂了，左臂也受了重傷，終於和幾個兄弟們一起被捕了！

『無期徒刑』！這便是他從莊嚴的法官裏得來的正當的裁判。永別了，那快活

的浪漫的山林！永別了，那患難相依的兄弟！扣上鑲鎖，掛上重沉沉的鐵鍊，他被押到省會裏一間古堡式的監獄去了！

那裏有不少高過他的閱歷的囚人，一樣的拖着叮噹噹的腳鍊，每餐吃紅米煮成的硬飯。他們常常羣聚着暢談彼此的往事，痛快淋漓，好像他們的姦淫焚掠，比別人的升官發財，還有紀念的價值。他們基於同一的出身，同一的遭遇，無形中成立了一種廣泛深遠的友誼，和從前山林裏的兄弟們一樣。

長長的九個年頭已經過去了，同來的兄弟們一個跟一個的病死瘦死或開釋了。瘋子高峨的體軀，好像一個鋼鐵的機械人，只有薄薄的粗皮蒙蓋着。頭髮花花的白起來，他成爲監獄裏囚徒的老前輩了。他的心裏堆積着深沉的悲哀，當黃昏的夕陽把他的最後的光輝，照進監獄裏的時候，他默默地在獄堂裏走着圓圈子，腳鍊上的鐵環叮噹叮噹的響聲，應和着他內心的哀歎！

他最恨的是到處都有仇視窮人的混蛋，監獄裏任意斥罵和鞭打囚人的警察，他說不出的憎恨！他更恨的是那個以嚴厲管束犯人著名的×警長，他恨他的赤銅色的

面孔，粗糙的喉嚨，斜掛在身上的皮帶，刻不離手的那根血痕斑斑的竹鞭，和他那豪豪的好像要踏破地皮的皮靴，他恨，一切，他的一切！

火山般的憤怒，終會有爆發的一天吧！

那天，瘋子爲了一件小事情，和一個新來的囚徒吵鬧起來，他恃着老資格，便打了那新來的兩拳。×警長看見了咆哮着走過來，還沒有問明白原委，高舉起那條堅實的鞭子，劈頭劈腦的重重的打了幾下，然後帶到獄官那裏，照着獄裏的規矩，打了三十板子。瘋子恨極了！當×警長帶他回到中途的時候，『他媽的，忘八獄官！』他不覺的罵出聲來。於是，那忠心的×警長，折回去報告了。侮辱官長，又是五十下鞭子！瘋子的兩股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像烤焦了的燒餅一樣！

這樣，火山爆發了！瘋子睜着癩狗般的紅眼，猛地轉身撲過去，伸着鋼鐵般的雙手去握×警長的腎囊！

但是，他的手還沒有伸到×警長的身上，便被一對更強力的手握住了，昏迷中他聽得×警長狼嗥般喊救的聲音，脊樑上突然受着十幾根鞭子和棍子猛力的打擊，他

倒在地上了！鞭子，木棍，石頭一般紛紛的落在他身上，撲撲的敲着骨頭作響，鮮血跟着每一下的打擊噴射出來，霉爛的衣服蝴蝶一樣片片飛舞；露出他青腫痙攣的身體……他沒有知覺，沒有求饒，連微弱的呻吟也沒有！他僵臥在地板上，由嚙着的嘴角流出來的唾涎，把士敏土的地面染溼了一大塊！……。

到他回復知覺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的頸上掛着一條百多斤重的鐵鍊，兩手緊套在手扣裏腫脹得很是痛苦，身上無論那一處地方，都像有一條毒蛇在那裏咬着，又是癢又是痛！他軟洋洋的坐在地上，擡起兩隻炯炯的眼，凝望天上一片片的白雲，——那瀰漫的積疊的白雲，正像他心上的冤抑和怨恨！

他被控謀殺官長的罪名，解回法庭去再受審判。出人意外的，他毫無忌憚地揭破監獄的黑暗，怎樣獄官尅扣犯人的囚糧，以致食不果腹；怎樣警察暴虐鞭撻囚人，像屠戶的待他的牲畜；他悲悽的縷述那不幸的事件的經過，他撩起那件破爛的血污的短衫，請法官看他身上蜂巢一般的傷痕，……所謂鐵石心腸的法官，竟深深地被他的激昂的辛酸的供詞感動了！於是，瘡子沒有加重刑罰押回監獄，跟着，過

了不久的時候，有一個官員到來調查監獄的積弊。

自從這個事情發生之後，一般囚徒像昇了天堂一樣的享福了！監獄裏無論那裏，連平日最污穢的糞坑，也打掃得乾乾淨淨，灑着辟疫的石灰酸液。每餐吃的飯沒有從前那樣許多砂礫，菜碟上添了幾片薄薄的久違了的豬肉。警察換上一副和善的面孔，愛護囚徒，好像對於他們的父兄一樣的週到！監獄裏的人全知道這是瘋子拿性命的冒險博來的功勞；大家崇拜他，服從他，當他是他們的救世主！

祇有一個月光景的短促時間，囚徒們的天堂像電影一般幻滅了！擺在他們眼前的，依然是陰慘的地獄，面目猙獰的惡鬼、罵詈、鞭撻、……一切，從前的一切！

「×××一名，染神經病，着永遠禁倉！仰值日警察知悉。」

「管獄員某某」

患了神經病的人，不是瘋子嗎？於是瘋子的名號成立了！他單獨的被鎖在一間黑暗潮溼的房裏，連出恭解手也不准到外面來。絕對禁止別的囚徒給他傳遞東西，

……人們祇有每從寂寞的深夜裏，聽見他的尖銳的慘絕的叫喊，像一隻待宰的豬兒的哀號！

一個暴風雨的夜裏，囚人們從半夜的酣睡中醒來，在監獄的一隅有一個使人腸斷肝裂的叫聲，和着雷聲一般的怒罵，鞭子像打在一個棉花包上沈重的響着，有時拍拍的打着牆壁，許久許久才靜寂下來。他們像得着一個預兆似的，互相驚顧戰慄的低語道：「唉，瘋子完了！」

寶山路口

放•夫•

(一)

外面是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的哀泣。

門開處，驀地跳進一個人來，工人的服裝，氣喘得很厲害，一開口，唾沫直噴到對面抱着小孩田夫人蒼白底臉上。

「田……田夫人……」

猛不防有人進來招呼，小孩子哭了起來，可是這哭聲低微得太可憐了，差不多被外面底噪聲掩沒下去；田夫人望了望說話底人，知道他是住在樓上亭子間裏底阿六，是車站上加油底一個工人。

「怎麼？阿六，可看見田先生？你從什麼地方來？阿六！」田夫人好像見了親人，熬了痛勉強站起來，兩隻黑大而圈着一道黑邊底眼睛，緊盯着阿六，好像在那黑得發紫底臉上，可以尋出什麼希望來似的。

阿六一面拿積滿了油垢底袖口揩了揩額上底汗，一面吞吐地說：

「告訴你，你可不要……要難過……難過……」

「怎麼？怎麼？阿六！你說什麼？」

田夫人好像已經知道了什麼似的，臉上泛出慘白，一些血色也沒有；阿六看見她那樣子，想說又不敢說，可又不忍叫她等着作急，祇得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

「田……田先生已經死……死了！……」

田夫人露出牙齒笑了，這笑是可怕的，假如這笑能放在試管裏分析的話，那這

笑裏是含着百分之九十九的痛苦成分。

「阿六！告訴我吧！他是怎樣死的！」田夫人瘋狂似的喝着，眼珠都定了！

軋、軋、軋、軋、軋。

頓時便是一串關門底聲音，空氣立刻寂靜緊張起來，阿六也不顧這些，把聲音格外加大了回答田夫人底問題，好像這樣，飛機聲會被掩下去似的。

「我和前門小八子路過虬江路底時候，對面忽然來了一大叢人，個個都用麻繩繫住一隻手，一隊日本兵押着；我們見了日本兵，便很快的要躲一躲，所以那時候連忙斜穿進一條已塌了半邊牆底小巷子裏去。一分鐘不到，便是這麼達達……地一陣，好像便在巷口，我們雖然躲，心裏却不怕，所以一等到日本兵狂笑着走向前了，我們便伸出頭來看，裏面認識底人很不少，使我最驚異的，却……却是田……田先生……」

話還沒說完，突然轟地一聲，紅光直冒到他們屋子裏來。

「呀！不得了！東方圖書館！狗×的！！」說着，阿六一捧腿就溜了出去，同時

田夫人也憑空直倒了下去，頭碰在石頭上，紅的白的一齊淌出來，小孩子哇哇地摸到懷裏要奶吃。

(二)

在寶山路口××里坐北朝南底一個石框門裏，上下住着四家人家——錢伯伯家、陳先生家、阿六家和田先生家。

田先生是××廠裏××部底一個職員，和田夫人結婚來還祇有三年，已有一個孩子，會說會笑，他倆把他看做心兒肝兒；好在××廠裏的待遇很好，所以他們一家終年過着寬裕快樂底日子。

他倆從沒有相互鬧過嘴，什麼都是雙方體諒幫助，這是錢太太、阿六家老婆都可以證明的；譬如田先生回來遲了，她從不會怪過他，都是忙着替他泡茶、打水、鋪牀；假如回來時臉上顯得有些不高興底樣子，那她便婉轉委曲，好像媽媽對孩子一般慈愛地陪着他逗着他，田先生對她也是如此，知道她產後身體虧，性子躁，須要補，於是他情願叫爹爹告三天通假，買些補品和產後應吃底東西，終日陪伴着她

，不使她感到些微委曲難受；平常祇要工作一完，便第一個望家裏跑，因為他知道她一個人在家裏是很寂寞的。

他倆在空閒時候唯一消遣底地方，可算便是幾個公園了！他倆每個星期幾乎都有去底機會去逛，好在上海底公園也多，替換着逛，永久也不會厭的。

有一次他們又照例地上××公園去了，××公園裏樹木雖不多，可是一兩口小池子裏，點綴着幾隻潔白底鴨子，卻是美極！

「你看，這一對兒多夠有趣呵！」田先生抱着小孩，騰出左手來指一指浮游在池裏底兩隻潔白鴨子說。

「嗯，可惜……」黑大底眼波，慢慢地由田先生底身上移到臉上。

「可惜什麼？」田先生笑着。

「可惜呵，可惜沒一隻小鴨子。」眼波又移到小孩子底身上，帶着得意底微笑。

「哦……哈……」田先生把小頰湊上嘴去，嗅了又嗅。

「也讓我嗅嗅。」田夫人好像這味兒不願給他一個人獨佔。

「好。」田先生走近了她。

他們在池子裏底倒影潦亂了，三個頭混淆一起，好像一個，最後池子忠實地告訴我們，小孩子底頭是讓開了，黏吸在一起底，却是他倆底頭。

他倆有時也會作一個小小底宴會，也用些不容易醉人底甜酒；她不會喝，可是他喜歡她喝，而且喜歡她多喝一點，因為她喝了頰上便會堆起一層鮮豔可吞底緋色，身子是軟洋洋地，聽他支配；有時她一口喝多了，嚥不下，嘴邊便漫了出來，滴滴地淋着，這時候他決不用手巾替她揩淨，而是用自己底嘴唇，輕輕地慢慢地替她吮完，繼着便是一個長時間底吻；她也不反抗，祇是和綿羊一般地躺在他懷裏吃吃地笑。

(三)

遠遠地傳來些呼號底聲音，但也許是風，華界上人們都起了恐慌，謠言紛紛，什麼日兵又開到十師團咧，借法租界作根據地咧，從上海打起一直打上南京咧！……

……

與租界交界底地方，已重重欄起丈來高底鐵絲網，通上電；印度阿三、三道頭、中國巡捕、保衛團；騎馬底騎馬，步行底步行，眼珠子滴溜溜地盯着華界；機關鎗、大礮、鐵甲車，只等着時機到來便開了！

印度兵、安南兵，和日兵一般地一天多似一天了！

「逃啊！……」華界上人們如潮湧一般地朝租界上搬。

形勢愈見嚴重了！有時還聽到一兩聲鎗聲，田先生弄堂裏整天夜都是脚步聲，箱子和地皮底摩擦聲。

「田嫂嫂！你決定怎麼樣？外面風聲太壞咧！陳先生家已搬走了，田嫂嫂！你們……」樓梯上登登地響，錢太太趕下樓來，彎起一隻腿來捏一捏小腳，眼看着田夫人和阿六的老婆。

「是呀！我正和田嫂嫂談着哩！我家阿六却一些也不管，問問他，祇是說什麼國家國家，昨天出去，到現在也沒回來，錢也沒有，真是……」阿六家老婆搶着

在田夫人開口前這麼說。

「據田先生說，日本人是不会怎樣胡鬧的，因為他說日本人決不會這樣獸，在萬國注視下底上海動手的，不過……現在……田夫人說着，額上起了縐紋，似乎見了這樣情形，對於他底話有些懷疑似的。」看吧，等田先生回來再說，他今天該早些回來了，他一定可以替我們決定，等他回來再說吧！

「噢！」

「噢！」

三個人相互看看！都沒辦法；弄裏逃跑底聲音更大了！

胡……：……：……：……

「嘿！媽的狗頭！七隻！」弄裏一個喊出來，田夫人聽出這是阿六底聲音。

由西北邊來了一陣機鎗聲，繼着便是登登兩礮。

轟！轟！轟！……

七隻飛機一齊擲，頓時把個寶山路鬧得昏天黑地，對面看不見人；再過一刻，

四邊全是紅光，火頭把天上底雲都燒着了！

達……

機鎗聲比煮沸底粥響一萬倍。

「怎麼說？怎麼說？」田夫人顫抖得幾乎抱不住孩子。

隆！

對面的樓被轟走了！錢伯伯、錢太太、阿六家老婆都唬得跑下樓來。

「他媽的！打！……」阿六在弄堂裏底聲音。

「管他媽的狗蛋，出去！阿六，搥他個娘底頭！」這是小八子底聲音。

一會兒，鎗聲更逼近了，似乎已到了弄口。

一陣皮鞋底碰着石板底聲音，繼着便是鎗柄撞門底聲音。

田夫人底門也被撞了！

達……，門上一個大洞。

「老爺！……」

「老爺！我們都是好人！……」

「日本老爺！……」

「可憐我是有小孩子底人！……」

砰！

錢伯伯倒了下去。

「這是我！」

「這是我！」

「這是我！」

「這是我！」

「誰要這老的！」

砰！

錢太太也倒了下去。

「哈！」

小說

「哈！」

「不要搶，一個一個的來！……」

「快些，快些！……」

慘叫聲裏，阿六家老婆是不省人事了，躲在牀底下的田夫人，也驚得暈過去了

！

由小孩從夢裏回來底哭聲，驚醒了幾乎死去底田夫人，慢慢地從牀底下爬出來，止住了小孩的哭聲，屋子裏聽不見一些的人聲，臨手躡腳到房門口一望，見亭子間的門開着，抱了小孩，奮勇地跑到亭子間裏，見阿六家老婆，赤着下身，躺在牀上，推推她，硬硬地一點也不動，摸一摸胸口，已是停了脈動；田夫人咬了牙齒，恨不得也像阿六家老婆一樣地死去，免得將來也要受敵人的污辱，可是一眼看見她可愛底兒子，轉意又想着正在外面底田先生，她苦笑着又跑到樓下。

田先生底死訊，便是在這時候阿六奔去告訴田夫人的。

(四)

火光下，幾百個新募的兵士圍着一個官長，極力地爭求着一件事情，官長含着眼淚對大家解釋，聲音顫抖得厲害。

「諸位弟兄的意思，真是了不得，爲了國家民族，情願將自己化做塵灰，我們並不是體諒不到弟兄們底意思，可是怎麼叫我們拿得出這個心來！他們底鐵甲車雖然厲害，然而我們總有辦法去對付，決不能讓弟兄們縛了炸彈去給牠軋，親愛底弟兄們！我不忍，我決不忍！」最後聲音好像是哭了！

「不行，不行，非這樣做不行，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房屋老百姓給牠衝成瓦礫血漿，我們要拿我們底血肉去拼，我們不怕死，我們要這樣做！我們這樣做了，才可以叫外國人知道，知道我們中國人並不是個個怕死不抵抗的！連長！我們要這樣死，我們認爲這樣死才是真有意義真有價值的！連長！我們非這樣去做不行！」是阿六底聲音。

「對啊！對啊！我們非這樣去做不行！」聲音要像真要把天震倒了一般的。

官長沉思了一下，看看四圍幾百雙真摯熱烈底眼睛，眼淚都掉下來了！

「好！親愛的弟兄們！國家是大家的，你們這是愛國運動，我不能硬行阻止你們；不過人數決不要這麼多，要知道你們還負着比這些更大底責任，至多祇要二十個，現在這裏有個本子，以先來簽名底二十個爲當選的。……」

話還沒說完，四面底人都直奔上去，拼命地爭着去簽名，結果二十個是選定了；阿六是第一名，小八子是第二名。

第二天寶山路口一役，日本底鐵甲車被毀了十一輛。

上海市教育局登記

欲從法學界謀穩妥出路
欲從法律上求切實保障
速入

大東法律函授學校

教授程度，完全與各大學及專科學校法律科相同，畢業後，可應高等考試及檢定考試，而處理法律事件，亦可勝任愉快

學科：二十四種。包括全部法學知識。
學費：一年畢業祇六十元。可以分期付款。
獎勵：有獎品獎金獎學三種。辦法完美
報名：上海四馬路及各省各埠大東書局

校長 汪翰章
校務主幹 董康
教授

戴修瓚	錢樹聲	熊飛	董康	郭衡
梅鶴草	張志讓	張映南	陳願遠	陳靈銳
陶百川	康煥棟	章維清	桑志澍	楊幼炯
宗維恭	吳經熊	李謨	李毓芬	汪翰章
石頴				

簡章承索即寄

法學書

法律哲學原理

汪翰章

二元四角

平時國際公法新論

盛沛東

二元四角

戰時國際公法新論

鄭允恭

一元

歐美各國憲法史

潘大遠

一元六角

民法債編總論

李謨等

一元五角

民法債編各論

韋維清

一元二角

物權新論

鍾洪聲

一元六角

繼承新論

李謨

六角

上列各書
會經暨南
大學及大
夏大學法
律系教學
實驗·為
研究法學
最精粹的
名著·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非武力抵抗主義倡導者底供狀

• 明 耀 五 譯 •

甘 地 自 傳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這部書是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二年
至一九二四年監禁中口述的，故
委婉詳盡，毫無虛飾，使讀者感
覺着一個純潔不欺的人格躍然紙

全部要目

上做我們修養上一
個燈塔。

序	原序	第十二章	噉嚙叛變
第一章	家世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第二章	學生時代	第十四章	奈托耳的靈力運動
第三章	幼年時代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第四章	在倫敦生活	第十六章	監禁與勝利
第五章	回國	第十七章	重抵故鄉
第六章	到奈托耳	第十八章	杉巴蘭
第七章	在勃勒托利亞	第十九章	開拉
第八章	兌班的暴動	第二十章	大戰會議
第九章	波爾戰爭	第二十一章	路臘案
第十章	治疫工作	第二十二章	庵里察議會
第十一章	給那後來的	第二十三章	卡迪運動

一九三三年出版界最有權威的作品

社會科學基礎叢書

上海大東書局印

中國社會科學會編輯 楊幼炯章淵若鄒枋主編

全部二十四冊 定價六元 預約四元 另加郵費

內容：
分通論，外交，
社會，政治，經濟，
教育，各類。
程度：
適合中學大學初
步研究社會科學之
用。
編者：
均為著名大學教
授。

第一輯

- 1 社會科學發凡
- 2 平均地權方法論
- 3 中國銀行制度
- 4 最近國際問題
- 5 近代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
- 6 勞工問題
- 7 現代教育通論
- 8 犯罪學概論
- 9 各國幣制概論
- 10 勞動經濟概論
- 11 中國社會科學思想史綱
- 12 歐戰後國際政治

第二輯

- 1 現代政治概觀
- 2 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 3 國際信託公司
- 4 社會現象概論
- 5 社會連責主義概論
- 6 國際條約概論
- 7 現代人類學
- 8 戰後列強之外交政策
- 9 現代婦女問題
- 10 社會學概論
- 11 中國土地經濟論
- 12 現代社會主義述評

廣告價目表

地位	一集	五集	十集
底外	五〇元	二二五元	四〇〇元
封內底內	四〇元	一八〇元	三二〇元
普通全面	三〇元	一三五元	二四〇元
普通半面	二〇元	九〇元	一六〇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價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三角	二元五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國外	二角五分	二元五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學生文藝叢刊第九卷

編輯人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南京 北平 濟南 漢口 長沙 開封 徐州 天津

廣州 杭州 重慶 成都 哈爾濱 常州 汕頭 廈門 星加坡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怎樣到前線去作戰？
請一讀！最詳細最切實的：

國民軍事學

訓練總監部審定

高級中學軍事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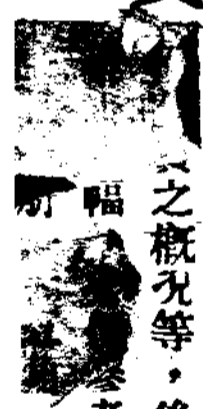
石鐸著 一册一元二角

是書分編三。如國防原理，戰略戰術，兵力要素，陸軍海軍之組成戰力，交通，航空，築城，行軍宿營，攻勢作戰，守勢作戰，會戰，夜戰，航空戰，海上作戰，要塞戰，兵站等關於軍事的基本學識，無不有切實完備之指示，闡幽發微，足供深究。

歐美各國青年軍事訓練和動員

石鐸著 一册五分

資物與防國



訓練總監部審定 厲爾康著
近世戰事之動力，恆與經濟動力相策應，從歐洲戰役中所得之教訓，知注重國防者，尤不可不注重物資，是書即為研究此兩大問題而編，分十一章，如主要軍用品與原料之關係，鐵煤及石油問題，遠東各國重要資原之分布情形，歐戰時列強實施工業之概況等，後附重要參考。

上海及各省大書局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